

卷二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目錄

奮字卷之一

第一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

第二回

看書眼急雨淋瓠子之頭

揮塵雄談冷水澆葫蘆之背

第三回

燈下茶毘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

第四回

未濟衣報德

劉璇姑降志酬恩

書名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撰者 清 夏敬渠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編號 D8664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野叟曝言一百五十二回 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红堂
小说
88(3)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武字卷之二

第六回

非雨非雲絕勝巫山好夢

畫天畫地恍圖周髀遺經

素臣一面替旋姑拭泪一面安慰道你不必悲傷我已安心收你但我是讀書之人有老母在堂豈可不告而娶日間因你學算投我所好與你津津講論到得酒後滿心還是歡喜着你的聰明好學以致忘懷幾誤大事

因投其所好竟致幾誤大事其好之癖何如

幸得一時想起我與你合歡有日安心待我回家

稟知太夫人娶你回去成婚方是正理你意下何如璇姑道相公所見者

大奴非貪歡之輩敢不遵命

踴躍從命極寫璇姑端品

只是驚弓之鳥心膽已碎惟恐

再有他變耳素臣道我豈薄倖之人倘虞相負有如此燭璇姑慌道相公

何必設誓小奴謹依相公吩咐就是了素臣見璇姑婉婉聽從心甚喜歡

抱住而睡素臣一覺醒來却被璇姑纖纖玉指在背上畫來畫去又頻頻

作圈不解何意平空逗出奇峰煙雲縹緲問其緣故璇姑驚醒亦云不知但是一心憶

着算法夢中尙在畫那弧度就被相公喚醒了驚嚇悲哭兩次三番甫得同赴陽臺而靈犀未透辜

負佳期當此時也貪歡者固顛倒迷離守正者亦輾轉反側乃能安然人夢寫璇姑端品固不可及而好學之篤亦居第一雙管齊下豈非文壇飛

將素臣道可謂好學者矣如此專心何愁算學不成因在璇姑腸腹上周

圍畫一個大圈璇姑在素臣背上畫圈素臣即在璇姑腹上畫圈情文相生妙想天開說道這算周天三百

六十度指着璇姑的香臍道這就算是地了這臍四圍就是地面這臍心

就是地心在這地的四圍量至天的四圍與在這地心量至天的四圍分

寸不是差了麼罕譬而喻如指諸腹所以算法有這地平差一條就是差着地心至

地面的數兒昨日正與你講到此處天就晚了璇姑笑道天地謂之兩大

原來地在天中不過這一點子可見妻子比丈夫小着多哩小中見大可與言道素

臣笑道若是妾媵還要更小哩雖戲談實正論璇姑道這箇自然直截語真道得出璇姑本性來

但古人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謂之天行怎麼相公只說是

三百六十度素臣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雖喚做天行其實不是

天之行天行更速名宗動天歷家存而不論所算者不過經緯而已這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只是經星行度因經星最高其差甚微故即

設爲天行古人算天行盈縮也各不相同皆有零散惟邵康節先生止作

三百六十度其法最妥今之歷家宗之所謂整馭零之法也蓋日月五星

第一卷

第二十八回

武

行度各各不同兼有奇零若把天行再作奇零便極難算故把他來作了
 整數地恰在天中大小雖殊形體則一故也把來作了三百六十度天地
 皆作整文然後去推那不整的日月五星則事半功倍矣璇姑恍然大悟
 句句應算精理然能於言下即悟非天分絕高者不能也素臣戲道如今該謝師了璇姑也戲道奴身
 自頂至踵肌體髮膚皆屬之相公無可圖報只求隨時指點休似昨日將
 被單緊裏把徒弟漫在鼓中就是了兩人謔笑一會沉沉睡去直到一輪
 紅日穿透疎櫺外邊大郎夫婦洗鍋抹灶打水取火方纔驚醒璇姑先起
 素臣叮囑夜間之事不必與哥嫂說知省他又生疑慮璇姑道這樣事怎
 生說得出口況也不必提起極寫璇姑端品素臣隨後起身璇姑收拾床鋪開門
 出去大郎已出門買菜石氏已把早飯煮好風爐上頓好一罐蓮桂湯兒

遞與璇姑說道姑娘這番是真正恭喜了此非戲謔不問便是缺漏璇姑含羞不答端

自拏湯水進房少頃大郎回來向石氏道剛纔路上好一隻大野雞飛過

離着止有十數步可惜沒帶彈弓引入教弩春雲初展素臣接口問道劉兄你會打

彈麼大郎道小人胡亂學打幾彈不十分準只好取幾個雀兒頑耍素臣

道彈弓固好不如用指拈打更覺便益兼有力量從打彈折出指拈春雲再展大郎道

不用彈弓可知便益相公若會乞賜指教素臣道用指打彈又不如用掌

發弩戰陣上要算一件驚人的本事從拈彈折出掌打春雲全展我略知一二你若

學待我教你大郎歡喜道這是極好的了語未畢石氏接說道且吃了飯再

處休餓了相公大郎即欲求教石氏知之故接說大郎沒法為餓之一字所縛故沒法催着石氏手忙

脚亂的弄上菜來拏飯進房既已沒法惟有催飯一法手忙脚亂是頰上添毫素臣用過正待收

拾開去大郎早已進房正待收拾者尚未收拾也而早已進房極寫好學 要求素臣教弩素臣道

我一時高興和你說起但我歸心如箭今日就要起身等我來接你妹子

的時節教你便了因喜以學傳人并如箭歸心亦置度外非中變也大郎聽說口定口呆此兼為教弩

石氏連忙接口道此專為新婚教弩正有日子哩到也不在一時不怕大郎氣壞只是

姑娘纔得伏侍相公常言道一月不空房相公且住滿了月再說去的話

素臣決意要行大郎苦勸從半月十日說到且過三朝素臣尚不肯依璇

姑見留不住素臣默然不語只覺得鼻裡辛酸兩眼中要流出淚來夾寫璇姑

斷不石氏道相公就是想家也不在這兩三日上除非姑娘有甚毛病第

二朝便至決撒若是好好的閨女怕沒恁般情理我丈夫說過了三朝是

再少不去的了竟責備素臣必如此方留得住石氏認璇姑已經合歡故為此激撞之語孰意鴻門未闖素臣固無從知其毛病之

有無也素臣無奈只得允過三朝斷定十一日清早必行大郎道到十一這

日準送相公只是方纔說的弩箭要求相公指教石氏道纔吃過飯你該

叫隻湖船跟相公到湖上去遊玩散散心兒什麼只管逼着相公教弩大郎

三求石氏三擋固見各人心事而非有擋者亦未甚見求者之切素臣道我生平最喜以學傳人你令妹

酷好算法你如今又喜學弩總是空閒儘着這兩日與你們講究便了大

郎璇姑俱各大喜石氏亦不復阻石氏本恐素臣厭煩今見其樂傳故即不阻可謂解人素臣取一

根稻草摘了尺寸令大郎削起幾枝竹箭聽用一面取過紙筆畫了許多

黃白赤道地平經緯各圖將那弧度交角之理指示璇姑正在講解大郎

已削了三五十枝竹弩拏進房來素臣笑道為何要這許多只兩三枝做

個樣子兒罷了因取一枝在手推開房牕望着對面屋脊一棵蓬蓬鬆鬆

的草說道我這一弩要中那棵草中間粗的梗上從下數上第三節草節却要穿在上面不要透過去說完把手一覆那枝竹箭已不至不邪橫貫

於上神弩之妙實是如此石氏璇姑齊聲喝采不知甘苦不諳功力者大概如是唯喝采而已大郎初聽素

臣說着心裏認是作耍先知其難及至發去果然中了粗梗上第三草節一驚却

又真不脫過去二驚那枝竹箭又似稱過分兩的不長不短停停勻勻橫貫

正中隨着風勢在那裏招招颺颺三驚此方是知甘苦諳工力人將許多難處一算過非但看好看而已把

大郎驚得呆了真見得難回轉頭來看了素臣一眼頰上添毫翻身便拜道相公神

弩真教人服殺也素臣慌忙攙起說道此不足為奇只要指掌停勻臂力

相稱遠近高低便能如意神弩奇妙實不外是因取紙畫一酒盃大的圈圈內濃點

一點有黃豆大小遞與大郎道你拏去糊在壁間注目而視總要看到圈

之如月洞一般可容人進出的模樣那一點兒像這瓦鉢一般大小奇法我

再教你壓抵揜捺的指法掌法高低輕重伸縮疾徐的臂法則發必中的

矣大郎疑心道這點子大圈點如何得看至月洞瓦鉢大呢素臣道神之

所聚形隨神運神既盛足形亦充周實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只要專心致

志一慮凝神自有妙處石氏道文相公說話是一毫不錯的奇極借此暗話刊去誤根

大郎道這又奇了你如何曉得這種道理起來石氏道奴家做針指的時候

節定睛看那花朶看得久了便胖大了許多想就是這種道理素臣笑道

劉兄休管是與不是只專心注視便了此時不說明最是須俟其誤而正之大郎拏着紙圈

自去黏壁注視石氏自去竈邊收拾素臣自與璇姑講究歷算少頃只聽

見大郎喊道相公不錯果然這一會子就大了許多了素臣笑道這是方

纔大嫂的說話了是眼花不是真看得大你快些閉目凝神一會然後再看最要有意無意勿忘勿助方有效驗哩大郎聽說果然如法用功默無一言了素臣與璇姑講到日月五星說那七政裏面最難算者是水星因其與金星同附太陽而行實測更難於金星故成書定本輪半徑為六分之五均輪半徑為六分之一亦止得其大概須以儀器晨夕兩測再測多方以定之抽出水星另說因成書尙未密合之故其餘則竭汝聰明與成書推證兼以實測自無差謬璇姑問七政去地遠近何以能的知無疑素臣道此從諸曜之掩食得之人從地傾視而月能食日是月近於日也月食五星是月近於五星也五星又互相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五星皆食恒星是恒星最遠也日爲外光故不能食火木土及恒星而獨隔地影以食月故食必於望

又宗動天之氣能挈七政左旋其行甚速故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遲遠宗動天者左旋遲而右移速右移之度惟恒星最遲土次之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七政遠近如指諸掌夫恒

星與宗動較而歲差生太陽與恒星會而歲實生黃道與赤道出入而節氣生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五星與太陽離合而遲疾順逆生地心與諸圓之心不同而盈蝕生其大略也

提綱挈領全部測算並用心目兩精循序漸進毋有越思傳心撮要學歷

歷書包舉無遺斯得之矣我生平有四件事略有所長素臣所長莫大於理學經濟而以此四事自許何其謙也欲得

同志切磋學成時猶不居學成則謙而又謙之辭傳之其人如今歷算之法得了你要算

一個傳人了我還有些詩學醫宗兵法三項俱有心得未遇解人將來再娶

三個慧姬每人傳與一業手揮目送宛轉關生每日在閨中焚香啜茗不是論詩就

是設兵不是講醫就是推算追三百之風雅窮八門之神奇研素問之精

華闈周髀之奧妙則塵世之功名富貴悉付之浮雲太虛耳說罷目視璇

姑璇姑道相公原來是口不應心的人連日講說道學累奴吊膽驚心不

知費了多少涕泪幾乎磕破頭顱纔得改過口來好似涓滴一般聞着酒

氣便醉的量兒那知相公口緊心寬直想吞江吸海只不知是那幾家子

晦氣又要擔驚受嚇磕頭哀告出掉無數鼻涕眼淚哩言語妙天下璇姑品格何以有此風

流諸諱之妙或作者代為不本一洩其數日迷悶之氣耳素臣不覺失笑道我尚在托之空言你即已

信為實事倘真金谷中遍種名花只怕就要傾倒醋瓶淋漓不已了目視璇姑

觀其量也因其言尚是虛浩故復以醋瓶激之璇姑道奴家自身難保還敢醋着他人如聞其聲况且

屏列金釵原是讀書人應有之事此非璇姑不能道亦不肯道只恐奴性痴愚不能領

略歷算中精蘊有負相公期許耳素臣甚喜喜其量也與目視璇姑對針皆於無字句處綉出異樣花

色草草讀過深負苦心矣說道世上最難得者是慧心解人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

憾何況一室之中欲使四美俱備此必不可得之數也過屠門而大嚼我

之言類是耳豈真有此奇緣作此妄想乎璇姑道有大志者必有奇緣有

奇才者必有奇遇即如未家小姐生長大家自然知書識字善賦工詩將

來歸於相公豈非傳詩高弟素娥姐精於岐黃之術小姐來自必隨騰豈

不可與言醫所少者設兵一人而已小奴看來此等機緣在他人實屬萬

難在相公則易如反掌手揮目送宛轉關生素臣驚詫正要查問却值石氏送碗箸

進來縮住了口璇姑連忙出房拏飯石氏道看見你哥哥麼璇姑舉目看

時見大郎坐在一條板櫬上目不轉睛的注視那壁間圈點石氏道你在

房裏講得密切不好來驚動你哥哥又像痴的一般從早晨直看到如今

頭也不回一回累我一個人又要燒火又要炒菜七上八落的好不吃力

方纔飯好叫他來拏他聲也不應一聲竟是出了神去了你說好笑不好

笑此點大郎好學與前點璇姑一副筆墨畫出兩樣花朵璇姑道哥哥專

心致志所以熟聽不聞前不自解此則代大郎解絕不雷同但不吃飯恐怕餓了還是叫應

了他吃過了再看罷素臣出房走到大郎身邊輕撫其背曰劉兄何好學

乃爾撫已非拍大郎正在出神忽被素臣在背上一撫驚得直立起來洵

出一身冷汗極寫出神為好學添毫看是素臣笑道相公實在有些妙處此時圈點

已兩三倍大矣素臣蹶然道我不知你如此出神不拍而撫撫而且輕原

如此出神也致你吃此大嚇得罪極了你這樣專心再沒有不成的只怕太趕

急了神便要昏目便要花且吃了飯再看罷大郎兼人故退之大郎應諾素臣進

房璇姑已自搬進飯來復去拏菜素臣遂坐下吃飯一頭吃一頭想着璇

姑的話是何來酸味嫌疑之蹟旁觀者洞若觀火而木人方且深思莫解璇姑拏菜進來看見出神

光景笑說道可是奴說着未小姐又提起相公心事麼素臣見璇姑復作

此語更是怫然因正色道我正要問你我與未小姐分屬兄妹何得胡言

亂語你話必有來因快些直說我聽兒女纏綿時忽作嚴厲聲色亦離字訣也璇姑見素臣聲

色俱厲不覺害怕起來說道想是奴失言了想字妙信之深故只求相公寬容奴

見未小姐深感相公救命之恩刻於心骨說起水中撈救黑夜扶持的話

深情好不繾綣那日相公睡在床上夢裏連連呼喚小奴進房厮叫猶捻

住小奴之袖連呼大妹小姐臨別奴在板壁後又見相公與未小姐滿面
垂淚痛苦難分此在夢呼大妹之前忽忽夾敘固是無妨別後小姐又把被褥金簪送與相公

奴家由後思前想必未小姐知恩報恩與相公已有終身之約不覺一時
說出冒犯相公素臣歎道昔人瓜李之嫌真如金玉因把湖內撈救鸞吹

在社神廟中鸞吹願作小星自己絕他的話并借與耳挖簪髮之故說知
又把那日夢見素娥送被褥鸞吹推美女同睡之事也述了一遍當將耳

挖拔下簪在璇姑髻上道如今可明我心蹟不是什麼表記了只一耳挖而轉輾投
受曲折盡致若此璇姑謝賜復深深認罪道原來相公有這般奇夢如今看起來

這夢明是為小奴而設了素臣道你且說來璇姑道相公持斧欲殺松庵
是前過之事因緣而生素娥姐抱褥而來恰應未小姐送此被褥而醒時

捻住奴袖現又與奴睡此被褥之上豈不要算做應夢嗎此所謂細意熨貼減盡針線之
迹也然以為應夢亦無不可奇文如寶而面玲瓏故也素臣沉吟一會無窮含蓄道夢寐之事豈可全信

因放下一邊兩人吃完飯收拾出去素臣想起璇姑還說素娥知醫須再
問個明白只見璇姑笑嘻嘻的進來說道我家哥哥真是用心手裏擎着

一碗飯似吃不吃的兩隻眼看着那圈點像泥塑的一般直到這會子還
沒吃完飯嫂嫂擎他碗去換熱飯也不知道一手叉着還認是碗在手裏

哩妙情妙景出神之致曲曲傳出尤妙在俱用明點故與璇姑絕不犯複素臣道這也難得你昨夜在我背
上劃圈也就是這個道理可謂難兄難妹雙你方纔還說素娥知醫從何

見得璇姑道這是嫂嫂說的和尙被小姐戳傷疼痛呻吟素娥姐說他曉
得醫倒管醫得好但正要他死那肯醫他解前文即伏後文素臣點點頭璇姑見

素臣情致無聊取出九章算法來請指示紕謬以分其心

可謂知心青衣本應急收歸正

文反似借以遣愁者妙妙素臣道徑一圍三古人止約其成數其實則經常不足周常

有餘常用貴乎簡便亦當作徑一百一十三周三百五十五方無大舛若必求吻合則更有密率現載成書將來你查閱自知

可稱算學辨訛

至前邊這些

加減乘除之法則係開鎖之鑰匙入室之門徑但不可用算盤蓋量天測

地要算那日躔月離法極繁重一盤少錯百盤皆空矣必須用筆算之法

則落紙有蹟雖有差訛按圖可覆也因將筆算加減乘除平方立方之式

各寫一紙令璇姑學習璇姑靈穎加減乘除不過一遍即會平方立方少

加請問亦即通曉到得點燈時早已縱橫無礙十分透徹又把帶縱平方

立方之法寫出幾條講解與聽到得夜膳上來已俱會了素臣滿心歡喜

一面吃酒一面講算酒落快腸直至酣然而罷次日起來璇姑打水進房

說道我哥哥直到半夜方睡說是壁間圈點已大有五六倍了素臣梳洗

出去見大郎已在壁間注視因說道劉兄你用工夫還該循循而進總以

無間斷為主却不可使神太疲大郎起身答道相公說得極是昨日看到

二三更天忽覺眼光散大景象元虛恐怕錯走路頭故此歇了

否則一夜不睡矣

以後謹依相公之言循序而進便了素臣進房又畫了幾個圖形與璇姑

講究到得吃夜飯時璇姑蹙着眉頭低聲問道相公可能再留幾日

情所必至

素臣道這斷不能明日一早即行璇姑不覺垂下泪來

情所必至

素臣笑道這

又奇了我和你日子正長豈在目前須臾離別

反逼

況我早去一日便早接

你一日快休作此悲涼之狀璇姑不敢再泣

可憐可愛

拭淚道世情反覆人事

風波但望相公早來收取毋致再有變端逗筆素臣道再有何變筆穩我到

家後稟過太夫人即來娶你斷無他慮反逼得足因喚大郎進房大郎擎着那

封銀子放在桌上說道不瞞相公說小人已在這包內用去五兩銀子買衣

可還沒與相公說明素臣道何妨令大郎將四十兩稱作一封八兩稱作

一封說道這四十兩也算不得聘金你存下做本錢隨分經營不要開這

糕店了房屋淺窄畢竟有許多不便這八兩畱與璇姐買些零碎準備着

早晚來接反逼穩極餘下剩的三四兩我做盤纏罷應存七兩以賞未能故在內檢出一

塊托大郎定船把餘銀收起復在梳檯抽屜內取出一個帖兒說道道上

面寫着指掌臂三處用力之訣并袖藏十弩連珠發用法劉兄可細心

體會自有妙處大郎兄妹各自謝了大郎收銀出房素臣吃完夜飯便要

安寤璇姑伏侍素臣先睡將素臣大衣偷出一片裏襟將火燒損處補好

細極連日學算略無然後上床此夜恩情比前兩夜更自不同覺歡情正

厚別緒旋抽恨不得將兩個身軀鎔化作一塊真個千般憐惜萬種温存

璇姑道奴也曾與嫂嫂同床再不敢着肉沾皮為何與相公同睡就如連

枝比目一般無比親暱素臣道男女之樂原生乎情你憐我愛自覺遍體

俱春若是村夫俗子不中佳人之意蠢妻駮妾不生夫主之憐縱夜夜于

飛止不過一霎雨雲索然興盡我與你俱在少年亦非頑鈍兩相憐愛眷

戀多情故不必赴陽臺之夢自能生寒谷之春況且男女之樂原只在未

經交合以前彼此情思俱濃自有無窮興趣既經交合便自闌殘若並無

十分恩愛但貪百樣輕狂便是浪夫淫婦不特無所得樂亦且如沉苦海

矣璇姑道奴家未歷箇中不知雲雨之事其樂何如竊以為樂根於心以情為樂則慾念輕以慾為樂則情念亦輕精理名言 傾倒如許即如前日自覺慾心

稍動便難消遣情之一字幾撇天外今因相公稟命之言慾念無由而起此非璇姑不能益見端倪情念即芊緜而生據此時看來相公已怡然自得小奴亦窅

然如迷捱胸貼肉幾於似片團成交股並頭直欲如膠不解床幃樂事計亦無踰此者恐雨雲巫夢真不過畫蛇添足而已兩人講得投機更加親愛正是

俗子但知裙裏物

佳人能解箇中情

兩人濃睡到日上三竿方纔起身大郎已僱定船隻回來素臣梳洗畢收拾行李把一條褥單一條緞褥留與璇姑換了璇姑的一床布褥道如此

覺你我雖離如不離矣璇姑亦去尋出一條白綾汗巾上面繡着曉日曠

瞻楊柳披拂之勢題着一行小字曰春風曉日圖繫在素臣袴帶之上垂

淚道見巾如見奴也繫於褲帶之上未免褻越見巾如見奴亦不足盡書名大義智者觀其篆辭則思過半矣素臣安

慰一番吃了早膳謝了石氏起身下船卸過行李辭別大郎大郎道小人

已對家中說過送相公到了吳江方回素臣也就允了在船無事又把用

弩之法與大郎講說大郎心領神會素臣更覺喜歡行了一日一夜舟抵

烏鎮買些飯茶放開船頭不料河中正撐一隻大沙飛船過來兩船一碰

大船上人多恃強說是碰壞了他的船頭跳上船把船家鎖去素臣這船

便直橫過來正是

長年起平地風波

豪士證淫人瓜菓

總評

素臣手驚忽又詐睡讀者不看下文莫測其故及看下文却又是極正當極緊要關頭非刁頓作難亦非拘迂可笑此文章所由妙也千古妙文凡起一波發一端必出人意外又入人意中不出意外之奇不入意中之正不奇則無文不正則無章惟奇而不詭於正乃擅文章之能事

璇姑之好學以背上畫圈爲添毫法大郎之好學以背上輕撫爲添毫法難兄難妹全副精神俱傳寫無餘非道子復生何來此等筆妙甫寫璇姑好學卽寫大郎好學亦特犯法也素臣云你昨夜在我背上畫圈就是這個道理此明說以彌其犯之之迹所謂細意熨貼平也而璇姑俱用暗點大郎俱用明點則又特犯之秘訣

素臣欲再娶三姬各傳一業而璇姑卽以鸞吹素娥當之又明說所少者談兵一人此鈎聯回互宛轉關生之妙也手揮璇姑法應目送素娥湘靈天淵前回一夢已并金羽攝入此復明聯兵醫詩學其機愈靈其局愈緊常山蛇陣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特言其大略耳實則寸寸節節隨處皆應吾讀此回知之

素娥湘靈天淵於素臣璇姑問答兩層聯絡何獨遺却金羽不知素臣述夢已連金羽影出而沉吟一會言夢寐之事豈可全信又撇去璇姑占解暗爲金羽等存疑是於無字句處已將金羽鈎聯回互極宛轉關生之妙矣豈非神化之技

素臣璇姑論雲雨爲畫蛇添足非深於情者不能爲此言彼專以雲雨爲樂者固屬漁色之徒卽兼以雲雨爲樂者亦非鍾情之輩蓋情鍾則愛愛則憐愛且憐則樂雖衣冠釵飾肅雍相對其樂無涯况捱胸貼肉似片團成交股並頭如膠不解乎如演劇者前數十齣極盡悲歡離合之致令人欲歌欲泣至團圓一齣則皆視爲可有可無之事矣夫優伶演劇必至團圓後已猶男女會合必至雲雨後已其實雲雨之可有可無亦如團圓之可有可無而非深於情者不知也彼西廂記等書極摹雲雨之樂止可稱慾鬼耳豈情種哉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武字卷之二

第七回

好友忽逢共酌十觥言志

狂風猝起終成兩地相思

急得後面搖櫓的船家亂跳亂喊大郎袖裏藏着十枝竹弩正在學習指

掌臂法

好學餘波

一時不忿跨出船頭望着鎖人的水手把手如法一揆恰射

中大股之上鮮血直淋叫聲阿唷站立不住倒在船上叫喚那邊船上跳出三四個人來打大郎大郎用手一架當頭兩個一個已滾下河去一個跌轉大船頭上爬不起來那後面兩個就嚇住了脚大喊打死人了大郎着慌正要避入艙去猛聽得那邊船裏大吼一聲奔出一條大漢跳過船

來一手揪住大郎胸脯望着河裏就擯却擯不倒乃知上句之妙見大漢目中無人方謂一擯即

倒大郎忙用手肘照着大漢手彎直坐下去大郎自恃其力亦謂一坐即脫却坐不脫因

也用手揪看大漢兩個人你一拳我一拳的蠻打只聽得一拳下來就如

打油車的一般轟的一聲震得那船頭擺了幾擺船底水聲廓落廓落的

響烘雲托月最是妙法連那邊船上的人都看得呆了不能幫打而至看呆極寫好打岸上人齊聲

喝采說道好打四面烘托素臣睡在中艙聽得鎖了人去慢慢的披衣起來急

受聽喊打死了人慌忙穿着又聽見大郎與人厮打勢甚兇猛急趕出艙

來口裏說着不要混打非排解即幫助矣把眼一看失聲道老弟那大漢

與大郎俱各放手大漢道素兄此位何人即有刮目之意素臣道這位劉兄是我

相與你且進艙來和你細講那邊船上家人忙把船家開鎖說道誰知是

文相公的船岸上人都道誰知是一家子人在那裏瞎打關的一聲都散

去了夾寫最妙兼令大漢姓名不得早出兀那大漢端的是誰却是素臣最相好的朋友景

日京出得鄭重日京進艙素臣問緣何在此日京道話長哩不及說也妙絕你這劉兄

你這二字妙真好膂力實是可愛梁公在船不說素臣問話不答獨贊大郎膂力寫日京愛才已到極處素臣笑

道打得你不疼麼日京道要打得疼纔好可愛不痛不癢的就一日打到

晚也沒幹是日京語劉兄你多少年紀會什麼武藝見有膂力人必問其武藝愛之故也方纔發

的弩箭可是素兄的傳授挽合弩箭密極素臣驚訝道你講什麼弩箭他還沒有

學會惟沒學會者乃輕出手你如何知道日京道素兄原來不知我那邊水手的腿

上敢還在那裏淌血哩大郎道是小人冒昧看見鎖了人去一時氣忿就

發了一弩不料竟射中了弄出事來大郎婉順頗類璇姑日京道休說閑話是是問話只有

老兄所問乃最急最要之話也 你究竟多少年紀會什麼武藝說出來罷 寫日京愛才純用白描 大

郎道小人二十三歲了不會武藝就是文相公教我用弩纔學了兩日正

在說話只見那邊船上走過一個人來說道表兄久違了素臣道原來梁

公在此 名獨急出與日京變換 日京怎總不提此所以 此所以為日京 日京道我要緊問劉兄的

話忘記和你說了 白描 梁公道他們大鬧我尙未起身後來聽見表兄聲口

纔急急起來的我們如今快搬在一處去素臣問可是同路梁公道弟的

船是回去的素臣大喜吩咐把行李都搬上大船淨過手面吃了早點四

人坐下聚談日京道劉兄好膂力 念茲在茲 素兄若不出來我敢要吃虧哩大

郎道小人勉強支持已是筋疲力盡文相公若遲一會出來小人定要受

傷了 即日京語意而謙下特甚 日京道你這話通是假老實對你說罷 然則吃虧之言亦是假話不老

實也 我兩個要算做棋逢敵手哩 惟敵手故愈可愛愛人不啻自愛也 素臣道閒話休提 日京以大

郎為開話則此等話自必最緊最要不圖以最急最要之話為開話直欲屈殺日京 我且問你兩人緣何事到此我

出門時梁公尙未回何以又在一處日京道我那日吃酒回去就到縣前

打聽那賊禿下落方知那賊禿的師父是賜紫禪師縣裏贓坯開釋了他

立刻叫他走了弟回家氣了一夜 是天下第一等惹閑氣的人 明日一早起來也沒向

家裏說知打聽他往浙江就下路趕下來那知連日遇雨倒受了他的累

到得杭州訪知那賊禿在靈隱寺掛搭正往那裏找他却遇西湖後山發

蛟險些兒弄到水裏邊去候了他一日沒處下手那知被昭慶寺裏接去

祝由治病正值寺裏火燭 傳聞異辭 連那生病的和尙一齊燒死素臣方知替

松庵治病的真是這個行彙和尚 前信八九今信十分 點着頭道這真是天網恢恢

第七回

了日京道我打聽這賊禿已死親到火燒場上又見無數焦炭也似的屍

首說個個都是和尚心裏愈加暢快如此快事而遲不即說亦見愛才心急在湖上吃了一

醉此必一醉纔回寓所前日到關上去搭船只見管關主事送出梁兄來

就下了船不料因與劉兄厮打得會素兄梁公道弟自江西回來路過北

新關因關上主事是先父的門生順便一望不想遇着日京日京說表兄

要往江西緣何忽要回去素臣因把前後事情述了一遍日京大喜道喜

有得打原來劉兄是素兄的大舅哩今日我作東替素兄會親實則自請大郎大郎

連聲道小人怎敢大郎一味婉順梁公道還是小弟作東一來壓驚二來賀喜三

來為日京劉兄合面日京道什麼合面不是這一打我們怎得成交如今

是好了與素兄做了親戚我兩人便得常會正有得打哩素臣等一齊失

笑梁公命家人坐着小船趕回烏鎮買備酒肴細將大船暫泊岸邊講說

江西風景梁公道自小讀滕王閣序不勝慨慕豈知浪得名耳因極贊匡

廬彭蠡之妙勸素臣至江西必當暢遊日京道匡廬崑崙嶺彭蠡溝渠若欲

大開眼目非崑崙滄海不可即此數語已大開讀者眼目而日京後日諸事亦如指掌大郎道小人曾

從乍浦出口飄至一島伏筆尙在內洋登山四望已覺眼目一空何況崑崙

滄海大郎後日諸事亦如指掌素臣笑道日京每作乘桴之想不謂劉兄乃與同心大郎

婉順忽有眾山皆小如有用我其為東周魯衛諸國尙可大行況今天下

之一統乎素臣後日諸事亦如指掌何必懷居夷之志也此句隱隱補出大郎之志而日京所言志外復為拈出

本四人議論一會酒殺已備擺將上來日京要大郎坐首席不特愛才兼喜同志大

郎抵死不肯說道景相公若這樣相待小人就下小船去了日京道什麼

景相公

自問自妙

我和你是朋友了

一打定交

以後若是這樣稱呼須吃我三拳

以打定交故須以打立盟

梁公道日京怎只顧講打

一經提破當為失笑

以後劉兄若不與我們

朋友稱呼當飲以三巨觥

不如三拳爽利

素臣道最好梁公定素臣首席大郎次

席自己與日京上下列坐大郎不敢與素臣對坐日京硬拉不從素臣見

他執意只得把梁公一坐換與大郎日京道也罷我們對坐着好大郎復

不肯偕日京日京暴跳如雷

寫日京真是生龍活虎

方纔坐下三人原是好友日京

更喜新得大郎

筆筆鈎寫無一筆放空

談笑風生歡然暢飲自午前直吃到日落湯

飯過後點起大蠟燭著談心只見兩個船家進艙磕頭討賞一個是被弩

所傷一個是跌下河去被水底石塊磕傷了頭臉

一絲不走一滴不漏兼妙文情

素臣解

開銀包取出一塊三五錢重的銀子賞令買酒補苦兩人連連磕頭歡天

喜地的出去了素臣道劉兄這弩豈是輕易發得的幸喜未經練習臂掌

之力不能運聚若工夫深了箭上再用藥煮則中者無有不死非到戰陣

之上及猝遇江洋大盜北路響馬

伏筆

斷不可輕發致傷人命你因何孟浪

若此大郎道小人該死也只道初在學習未必能中就中也穿不進皮肉

去一時氣憤發了一弩半日在這裏懊悔以後再不敢混用了

一味宛順

日京

道素兄休再埋冤

愛之至

劉兄也不須懊悔

愛之至

不是這一弩便不得厮打

怎知道你有這等膂力

此是正意以下方是戲言

以後只依着素兄說話不是江海裏

就到北路上守候強盜去罷

伏筆

眾人俱笑日京忽然要與大郎比起力來

梁公道這船上又沒石礮如何比法且到家再處日京不依定要比較

日京素臣道取一根柴棍來你們坐下各將脚底對換住了將柴棍橫在兩

人脚尖上四隻手摺住棍子一時用力坐得住的力量便大坐不住被提

起來的力量便小如天平兌銀日京已坐下地是日連叫取柴棍來若俟

始坐固非日京即先叫船家遞進一段柴棍日京拏着連催大郎大郎被

逼不過只得也坐下去是大如法換好兩人一齊用力真像一對猛虎在

巖谷中狠鬥起來但見

狠腰作勢虎背施威緊咬牙關滿口敲金戛玉生拗臂膊渾身簇

鐵攢鋼依稀朱粲啖生人忒出赤眼睛有核桃般大彷彿神荼擒

死鬼擯起青筋膜有楮櫚般粗脚似排沙遇石壁銅牆一步也支

撐不去手如鋸樹到盤根錯節兩人都扯拽不來無一句一字不

典雅精切的是

兩人各施神力併至良久這柴棍只在脚尖縫裏休想移動半分此

惟有後文梁公道未知鹿死誰手真可並驅中原矣不必併了日京把頭

搖了一搖用盡周身之力將兩手忽地一緊這棍兒竟有動移大郎的臂

尖待要離地而起素臣暗揣大郎畢竟輸了却見他牙關咬響儘力一凝

只聽刮喇一聲如空山爆竹一根柴棍拉作四截四隻手內各擎一段此

棍正文以下仰跌下去震得船板怪響一這樣的大船兀自連連擺動二

俱用襯文船底水聲廓落三那一枝大蠟臺幾乎折下地下四素臣大喜

道這纔是棋逢敵手一眾家人都看了出神喝起采來出神一贊也喝采

敢喝采因出神而船上水手舵工都嚇呆了四贊有此四道這樣碗口大

的柴棍柴棍粗細至此截作四段沒有幾千筋的燥力也休想罷此嚇

公道再檢粗些的柴棍日京合劉兄試與表兄一比看也支持得幾時欲

手里更上一層開日京喊道喊字活劉兄休聽梁公瞎話素兄神力好與

他比較的嗎只上手便提了起來了他容你支持一刻嗎將兩隻猛虎半

人百般贊嘆一件驚天動地登時化舵工水手俱搖著頭不信還有大是

兩人的力氣因眾家人都說不錯便一齊眼睜睜地呆看著素臣再用襯

出舵工水手大郎道文相公神力是知道的誰敢比試不成了蜻蜓搖石

柱與船上人方纔信了呆看時猶未甚信至大郎梁公道既不比試可盪

壺酒來與二位接力家人們一面斟酒一面開鋪日京看見素臣床鋪駭

然道素兄寒士何忽奢侈若此素臣將鸞吹感恩贈送之事說了日京道

未小姐多情人也梁公道這床褥子殊不相稱素臣又把換給璇姑之事

說知梁公道表兄亦多情人也有此兩多情方拈連得下文素臣解衣就

寢梁公瞧見汗巾先贊道此夜來神針也又是何人所贈素臣笑而不言

得毋碍大郎乎何大郎道是我妹子做的胡亂給文相公擦手梁公細看

了一遍說道針指不消說是第一等了這春風曉日尤與表兄相稱表兄

志在攘斥異端正如日出扶桑陰邪悉滅陽光遍照萬物皆春他時功業

兆於此圖矣有此一贊嘆便至弄假成真搏虛作實令讀者認定素臣道

此我酒後妄言梁公何由而知得毋日京饒舌耶日京道是小弟說的素

兄得權行志之時這殺和尚的劊子手是我定下的了劉兄却不可倚着

私親想來攙越說罷大笑把壺內餘酒一吸而盡鈎聯回互素臣因問梁

公之志鈎聯回互梁公道弟本庸人安有所志梁公不自言日京嘆道嘆

第一卷書 第七回 武

妙活寫 日京 你不必瞞了我已問過他他要做個儻步兵風流御史如阮嗣宗

杜牧之一輩人哩 梁公之志由日京代說活變之至 素臣道梁公情見乎辭這纔是多情

人哩 不特與首回言志膠連而六回之送被八回之贈帕亦打疊一片并二十三回之比翼鳥俱躍躍欲出可盡草蛇灰線之妙 可惜

瓶已告罄到明日補賀十觥罷 水洩不漏 說罷就寢次日黎明已到吳江馬頭

大家收拾回家素臣腹中輪轉母親家教極嚴此事須慢慢的宛轉稟知

豈可一時冒昧亦且未經稟命即帶人回家難免專擅要求之罪因向大

郎道我本欲同你上去如今想起却有許多不便你可先回對令妹說叫

他放心大約月內就來接他罷了大郎唯唯 別有主意故但唯唯 却俟素臣上岸悄

向隣里訪知水夫人大賢大德田氏賢惠非常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與梁公家人所

言無二 補出在船已訪寫大郎精細 滿心歡喜方坐着原船回去 大郎此來一則認識門徑二則略知家世

產業二則察訪老姑正妻德性尤吃緊第三則係作妾者頂門一針而素臣遇如此美色堅為推調尤疑正室之不能容也 素臣到家

將前後事情細述單不提璇姑之事水夫人凄然道奚囊這小廝最有天

性 伏筆 那相貌也不像早夭的只願有人救去便謝天不盡了田氏及了鬢

等俱為悲感文虛夫婦聽見兒子被難哭得更甚慘傷 奚囊係文虛之子至此始點明 水

夫人道你起身後未家老伯就有書來問候我說他現在杭州要你弟兄

們去一會你哥哥要在家照管未得前去寫書回覆說你已到江西拜他

他還送了幾色土儀幾疋綢緞因是世交只得受下誰想你到在湖上救

了他大姐姐之命只是二小姐並無下落難免悲傷因問田氏道他家人

是幾時去的田氏道是初七日到初八日去的文虛傳稟門斗在外要見

素臣出去問知宗師按臨江陰先考蘇州十八日取齊二十日開考水夫

人

人道爲何考信如此急速你哥哥身子不好不去亦可你既回家該去應考歇息一兩日明後日起身罷素臣領命到古心書房中來問候即述考

試之事古心道我無大病不過脾胃不好時常作瀉你說不藥爲中醫節飲食以俟其元氣自復耳我本無意功名母親既許不去是極好的了因

問別後之事了鬢秋香送上茶來秋香出現素臣一面吃茶一面將在外之事

細細述了一遍秋香已滿肚矣古心道出門不過幾日就有許多變頭可見世路

崎嶇我之志在杜門正爲此也你雖別有主見以後也要斟酌素臣道大

哥所言極是如果道不足行便當如五湖母舅宛轉關生擊家避世耳古心復

問璇姑之事曾否稟知母親素臣道母親嚴正須緩緩乘便稟明弟於後

日即赴江陰錄科大哥在家須伺母親歡喜時節乘便爲弟進言必要婉

曲劉擊說得出劉大一家苦情方好田氏果以劉大等苦情感動水夫人古心雖言便說不出古心應

允只見日京直趕進來素臣放落茶盞起身接住秋香笑喜嘻的收着茶

盞進去帷燈匣劍古心道學臺按臨江陰舍弟後日起身日京同船去罷日京

道那樣沒要緊事那在小弟心上我是來請劉大哥去吃酒較量哩此方是最

要緊事妙素臣因把大郎隨船回去之事說知復叮囑道家母跟前尙未稟聞

你聲氣低些日京道你只膽子忒小了擠着躺在地下打爛了屁股伯母

的氣敢自消了不該放他回去上四句只爲撥通此句而設妙人妙語說罷快快而去活畫日京

素臣復進內見了阮氏問問兩姪功課古心二子至此點明走過這邊來却是何如

與元省公等一班好友訪素臣速歸特來詢問并約同往江陰素臣把擇

期十五之事說了首公道素臣也擇的這一日正好同行及說到湖上之

事無不駭然復要公席接風兼以壓驚素臣懷着鬼胎力辭掉了素臣陪
水夫人吃飯心裏志志忑忑不敢吐出璇姑之事不敢瞞又不敢不
瞞心事活活繪出飯後

勉強出門去看還眾人直到晚來在枕上私與田氏說知并囑令進言之

法即說得出一
家苦情也田氏喜道方是素
臣之妻這是極好的了奴家虛弱常是三好兩

歉原怕悞了嗣息更爲人
情所難得他來相幫伏侍婆婆料理家事也好替我許

多心力因極口應允次日早晨水夫人房中了鬢紫函紫函伏侍水夫
人至此點明跑

來向田氏悄悄的說道二相公在外娶妾瞞着太太如今弄破了叫紫函

去請二相公哩說罷如飛而去田氏大驚失色忙至水夫人房中見水夫

人滿面怒容問玉佳在外胡爲會否知道田氏因把素臣苦衷及不敢冒

昧稟知之處宛宛轉轉的稟說雖未說完已賴有
此否則怒必更甚素臣已被紫函叫進房

來已字內見田
氏之說未完忽見水夫人怒容這一驚不小承歡者所見歡容耳今
乃忽見怒容其驚必甚正

是

水向背中澆下去 雷從頭上打將來

急忙跪到水夫人膝前匍伏於地不敢仰視田氏也急跪下代求水夫人

怒罵道你這逆子枉讀詩書空列學校豈不聞瓜田李下君子不居濮上

桑間詩人所刺施恩望報乃鄙士之胸襟爲德不卒豈通儒之意量昔柳

下坐懷不聞貯之金屋魯男拒色惟知閉此柴門乃敢陽托知恩報恩之

名陰行知法犯法之事下既虧你一生行止上復玷你祖父家風倒不如

死在湖中得個完名全節你還有何面目回來見我義方之訓字字格
言不可草草看過素

臣嚇得爬在地下只是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極寫家教之嚴天性之
孳然反是乞憐一法此

時辨白一毫無虧得田氏把素臣再三辭絕及璇姑一家苦情含着兩眶

眼淚代素臣剴切陳說素臣嚇壞而田氏代陳最善之法况有兩眶眼淚尤足感動老姑以娶妾一事最為正妻所惡而反

若此激切其賢足念也水夫人怒氣纔略平些說道若不看媳婦分上便當盡法痛

處如今幸未成婚惟有乘墉勿攻掩蓋前愆罷了古心聞知水夫人發怒

一來怕母親氣壞二則恐兄弟受苦扶病而至入房跪求水夫人叫紫函

扶起說道你身子不好不該勞動其慈若此非一味嚴切者你兄弟所作所為不顧廉

耻若非他妻子賢惠恨不得處死了他我已吩咐他趁此中止則亡羊補

牢猶未為晚耳古心道母親所言固是正理但璇姑一家性命恐不能保

突下此二句又不申明宜反觸水夫人之怒賢者守經聖人行權以聖人居其弟亦不中窳望母親體太上

之達節全兒女之私情還是收他回來的好水夫人怫然道我讀史書最

惱漢儒牽扯行權二字子臧云聖達節賢守節賢且不能妄言達節耶假

權之名行詐之實真乃小人之尤安得以此誑我玉佳既未與璇姑苟合

何至關係一家性命這是你弟兄們串通着來欺罔我了殊屬可惡古心

吃嚇不敢置辨但說道孩兒輩若敢串通着欺罔母親豈非狗彘不如還

望母親詳察此數語好以素行求察勝于辨白多矣水夫人道既不是串通快些回房去罷

新加之罪已解你身子不好休要久站在此其慈若此古心只得告退田氏抬起頭來

復稟道細古心進房故俯伏于地方纔大伯說的話實非欺罔婆婆據媳婦看來這璇

姑的性命是斷不能保的決絕得好不決絕不足動聽他哥子如有人心恐亦不能無

事分說得好便足動水夫人根問不似古心圖鴨蛋若兄妹二人俱有變頭則璇姑之嫂所靠何

人一發難於存活了婆婆以好生為心卽一草一木也不肯輕易毀傷何



况一家性命

此說仁者一定之法

還望婆婆垂察水夫人道你且起來把璇姑一家

性命不保之故細細說與我聽只恐人情巧變未必如你所料耳

已為田氏所動

但恐其蔽也愚

田氏道官人跪在地下媳婦怎敢起來那璇姑姿容德性據官人

說來俱是好的已與官人沾身着肉四夜同床豈肯再事他人含羞苟活

即或性非决烈未即捐生

此轉妙兩路說來便斷無生理

而一聞棄捐之信必深薄倖之

冤晨昏氣苦難對人言積怨實愁悔恨入骨加以親隣訕笑兄婦嗟呀觸

目傷心沉疴莫療亦必飲恨而死難望生全其兄既有人心則因其妻之

故而致其妹於死既無以見祖宗於地下而官司相驗道路流傳

指捐生言積

念煩冤牽腸怨悔

指飲恨而死言

亦難靦顏人世至於石氏則既能拒淫僧之姦

豈不守丈夫之節而一室三人兩俱非命婦人短見勢必輕生即或未然

總不執定一路最妙

亦難久活

如此詳說便是曉人較圖圖率說者迥別

望婆婆憐此三人之命開其一

線之生

情詞悱惻忍者亦將生憐况仁者手

真屬陰功萬代水夫人不覺慘然沉吟了一會

說道據你說來則木已成舟實難挽回了但收之則非禮棄之則不情聽

憑他自去主張只不要向我說省我生氣當命紫函扶起田氏喝令素臣

起去兩人叩謝起來素臣見水夫人怒氣已平含泪稟道這事全要母親

作主若母親不管孩兒如何敢收璇姑性命仍不能保的了水夫人道明

日就要起身這也不是什麼風火之事快出去收拾行李罷

大概而論稍遲何害孰意

事固有大謬不然者

素臣不敢再言退出房來想母親已有允意且到江陰考了回

來再處次日同了何如首公成之雙人日京梁公等六人去江陰候考二

十二日掛考蘇州一府已進生員素臣叔姪與首公梁公四人入場試舉

寫出文章你我互看大家都道是素臣的好這番決定冠軍日京道此文局法正大結構緊嚴命意俱不猶人設色迥非常采不猶人非常采故行不入冬烘之日

間奕奕有光字裏鏗鏗作響豈特冠軍兼可名世所以識者擬作會元素臣自己反

覆細看亦覺得意暗忖卽不冠軍亦斷不出三名外去層層反逼妙寓中無事

與何如等四人結伴遊覽春申席帽蓮華石篋巫山諸名勝到處留題無

不精妙素臣之作尤爲絕倫一日遊至九鑪慨然道伏筆干將莫邪之劍相

傳鑄於此山前日本欲往豐城尋埋龍舊獄却在湖上遇水此願竟成畫

餅如今回去一定要續舊遊的了到了二十九日掛考吳江縣童生成之

雙人日京一同進試素臣等送考回來寓提調衙門已折發已進之案門

斗來報首公一等第一梁公亦是一等何如考在二等中間惟有素臣竟

自入海去了首公憤憤不平道考一等者憤憤不平素臣真劉費首公真李命矣怎麼素兄這篇

文字竟有三等之理劉費下第我輩能無厚顏素臣笑道好尙不同取舍

自別此何足介意但家叔這篇文字定該不出五名列於二等在知與不

知之間爲可詫耳此論最有理族寫出一冬烘試官到晚成之等出場寫出文字大家稱

贊一番素臣道你們看道三篇文字是那一篇最好首公等道文字不相

上下神完氣足俱是作家只覺道日京一篇尤有卓識有卓識故不精鑿入冬烘之日

不刊冠軍無疑素臣道英雄所見略同但據我看來成兄雙人定然恭喜

日京的倒未必穩以有卓識之故首公等都不服道若不入日京試官便是瞎子

素臣笑而不言由已推入其故難言果然發出案來成之案首雙人第三日京竟在

孫山之外眾人一齊叫屈日京笑道素兄考在三等我就不想進學了豈



待今日始知

自負與素臣之文同
一高卓不入俗目也

覆試發落謁見已畢僱船回家經過九

龍虎阜諸山各有留題不必絮述素臣到家見水夫人微有怒意吃了一

驚驚弓之鳥

及聽責備出來是為考低之故反得按定心神

逼真情理

但無言可答

惟有認罪而已水夫人索考作看過問可是場中原本素臣道孩兒從不

作假况敢欺誑母親水夫人回嗔作喜道這是我錯怪你了有此佳文不

能前列乃試官之過非汝之罪也

兩京十三省安得有十五位水
夫人司主考提學之文柄乎

素臣見

過兄嫂進房即問璇姑之事田氏道奴家竭力進言婆婆已肯收留說等

你官人回來消停幾日差人接取且靜聽婆婆之命不可催促恐反觸怒

素臣忙作揖致謝

該謝一揖恐
不足奈何

田氏回禮不迭道這是奴家分內之事怎

敢勞謝素臣因寫了一封書并檢出歷算書器差人先寄與璇姑以安其

心其書曰

太夫人心最仁慈

先着此
語妙

而性極嚴正歸家知汝之事勃然大怒

以我為德不卒妄行非禮幾至不解賴正室跪來宛轉周全目下

怒氣已平將來可望合璧汝其安心以待算書全部一百三十二

本規矩一匣儀器一具專人寄付好為收領算法妙於三角歷學

起於日躔以汝靈心悟我成法如膠投漆如露凝香正無慮日月

跳丸茫茫無定璣衡轉軸渺渺無端也日佩汝巾夜眠汝褥形離

神合更勿問風雨矣俏魂香夢當亦同之

香艷
乃爾

後會非遙珍重珍

重兄嫂前統為致謝餘不觀縷

夫主素臣字付

璇姐收閱

四月十四日

素臣封好寄去在家靜候好音一日晚間水夫人向說你在杭州所做之

事本屬苟且但念彼一家苦情只得領回家來我已擇定五月初八日是

黃道不將吉日初二日是出行吉日你可於初二日前往於初八日進門

以完此事素臣大喜去通知哥嫂只聽見秋香頂嘴口聲秋香頂嘴初見一斑進房

根問其故方知前番素臣回家將璇姑之事囑托古心被秋香聽見報知

水夫人以致發怒今被阮氏查察出來罰跪着要打秋香不服說原不該

瞞着太太正在頂嘴亦是正理故敢頂嘴素臣忙勸止道嫂嫂息怒不必打他小了

鬢們最喜歡報新聞那知利害却並非懷甚歹意如今已蒙母親擇於出

月初八日領回完聚從前之事還考較他則甚古心夫妻俱各歡喜也就

放了秋香起來次日清晨田氏因璇姑吉期較近忙忙的收拾房間一停

當床鋪二知道璇姑通曉文墨在書房內取進一張書架便他安放書籍

三一切文房之具都替他擺設在一張四仙桌上四又將自己房內一把

十九回的花梨算盤也拏了過來五素臣笑道娘子如此周致可稱賢德

夫人但你雖無醋意我却饒有酸風幾時得脫這頂醋浸頭巾方與你是

一雙兩好田氏也笑道人情喜新厭故奴家此時雖無醋意焉知將來不

忽起醋心只怕官人纔脫了醋浸頭巾又戴上醋浸紗帽哩素臣大笑道

果然果然你看如今作官的那一個不懼內此等風氣古今同慨我之所以偃蹇諸

生未必不受你賢德之累也可稱閨房新語夫妻正在謔談善戲謔兮文虛傳稟觀水

高陞報人在外討賞素臣忙出廳來只見報單高貼上寫着奉旨特授國

子監司業字樣素臣道五老爺散館未滿一年因何得此超擢報人道聞

說是時太師保舉素臣點點頭伏筆發去訖轉盼已是五月初二一早下船

恰遇頂風再行不上素臣心裏焦躁把船家一齊趕上岸去扯摔足足拉

了一日只行得二三十里素臣夜裏催着要開船家道又無月色風勢又

大除非不要性命也行不去好盡頭語素臣無奈只得和衣睡下聽到半夜那

風勢越大起來心裏焦急非常到五更聽得風略小些足足聽了一夜船家被素

臣催逼不過一早就開了船也走了二十多里那知將到午時竟狂天倒

地起來刮得灰沙瓦礫滿天雪亂船上水手把樁槓打了又打一個個都

鑽向船底去了素臣此時率性丟下肚腸躺在鋪上納悶這風足足的刮

了一周時夫人不早收雷天又阻以此風欲使璇姑受磨受涅以顯其不磷不淄之堅白也否則一常女子耳安能受水夫人特卓之

敬到次日巳牌方住素臣見風一止即催開船行了半日纔有五十多里

素臣道今日月雖不久却沒甚風再沒得說了水手們扯的扯搖的搖趕

了一夜次日節日素臣多買酒肉賞賜眾人要他出力誰知有兩個酒鬼

吃得爛醉隨你喊罵只顧打勦人手少了反趕不出路來只一阻風屢換筆墨簇寫盡致

文可易言乎極力催趲至二更天頂關歇下等到天色將明將明未明也素臣已自

上岸吩咐文虛看船忙忙的走到湖邊只見大郎門上一把鎖鎖着眼寂

無人聲耳聽素臣着急慌問隣居有一老人答道他家搬了問何日搬往何

處老人道是昨日夜裏搬的所爭一問冤哉風也並沒通知隣里知他搬往何處奇哉

怪哉素臣連問數處都是一般說話只得仍回關口正是

鴻飛雪散甯留影

雁去雲空已沒痕

總評

書之命名至八十七回始出八回之春風曉日圖其蒿矢也故以繫在袴帶及見巾如見奴等語隱示輕褻不足當命名之意俾明眼者思而得之然使明眼者一思而卽得或深思而得之猶非至文也文家有一翕一闢一陰一陽之法前回之隱示輕褻闢字訣也此回於梁公口中提出攘斥異端正意而云他日功業兆於此圖是又明以此圖爲名書之故乃翕字訣也一闢而陽氣外洩端倪可窺一翕而陰氣內藏朕兆無迹雖使明眼人深思十日亦傍徨而莫測矣法至此乃疑於神文至此乃幾於化

寫日京愛才如李龍眠畫純用白描將一副真誠爽快血心熱腸曲曲繪出古詩云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平原何足繡亦非酒豪繡日京以酒日夜澆之可也

日京大郎止各打數拳拉斷一根柴棍而妙筆寫來便如惡虎搜山毒龍攪海聲勢百倍氣象萬千豈非文豪

日京大郎神力觀者目駭神驚乃忽嵌入素臣使半日驚天動地之事消化淨盡此爲立地翻空之法令水手舵工杳然入迷不知素臣是人是鬼是天神是精怪真奇文也

十友言志獨空梁公畱俟後補旣極活變而此回補志乃由日京代吐是活中有活變中有變更無窮矣三多情人語將首回言志此回補志并六回之送被八回之贈帕打疊一片如天衣之無縫而二十三回之比翼鳥亦躍躍欲出真屬絕世奇文

由日京補言梁公之志活變極矣尤妙在未補以前先提日京大開眼目大郎眼界一空而斷以素臣東周可爲之論是不啻三人各言其志也日京素臣皆已言志而重複見奇大郎不居十人之列而單詞見意活至此乃真如月魄之盪水變至此乃真如絲絃之化龍大開眼目眼界一空東周可爲三言如操左券而譏貶滕閣復爲素臣長歌蒿矢聯絡回互之法至密亦至靈也

水夫人學問此回初見一斑素臣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復將家教之嚴一筆寫盡有母如此而子不聖賢者吾未之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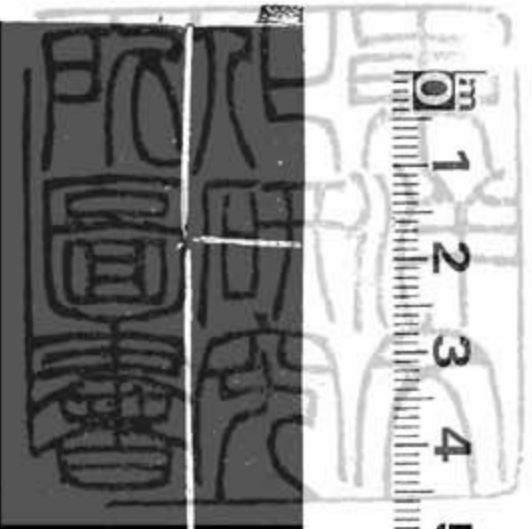
秋香喜報新聞亦於此回初見一斑秋香笑嘻嘻取茶盞情見乎辭色矣極些小處亦必有起伏之法文可易言乎

五老爺高陞係時太師保舉預伏入京之線成化朝商輅彭時俱爲賢相而時尤方正則此時太師或卽指彭時附識於此



所入
圖時
書卷

cm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红堂
小说
88(4)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武字卷之二

第八回

法雨有緣遇真儒回頭是岸

了因無命逢介士撒手歸空

素臣回到關上本要安頓了文虛再去尋訪却想起明日便是初七母親

吩咐初八進門若不去稟知豈不掛念因連忙開船却值順風可見是天意

初八日一早已回家中將情節稟明水夫人道這事本該親去尋訪但你

出門後五叔卽有書來說時公慕你才學要薦之於朝專等你去就要啓

奏哩我想時公係本縣人物知己之感義不容辭既可顯親揚名又得展

抒抱負此莫大之事璇姑兄妹據媳婦說來都不是庸碌之人雖有故遷

移斷無爽約之理或托日京或你哥哥前去訪問一有踪蹟先接到家付
信進京也是一樣我意已決作速長行可也素臣一來不敢違逆母命二

則志在君民時不可失想哥哥是要在家侍奉的還是托日京的便因請

來說知日京搔著頭喜道活繪我正要會劉大哥恰湊着我的便反是

他的便我就去收拾行李也不等你出門了活繪素臣一手扯住日京話

身已起足已行故道你訪著劉兄便好倘訪著住址劉兄適有事他往璇

姑豈肯憑信却不又費周折日京想了一想說道兄所慮亦是有甚憑信

給我帶去罷了素臣在腰間解下曉日圖帕子遞與日京再三叮囑休如

此莽撞誤事虛逗日京頭也不回的去活繪素臣擇日出門余雙人來

結伴遊學京師素臣道我正愁長途無伴雙人同去是最妙的了到了起

身這日素臣別過母親兄嫂叮囑田氏晨昏侍奉拜別宗祠出門到得馬

頭祖道者有三五十人此為時公大家殷勤相勸素臣雙人各領了情作

謝下船又是何如心真敬亭首公梁公無外等六人設席在船送行此為

而驢兼心真等俱道時公係當世大賢欽慕素兄雅意推轂雲龍風虎在

此行矣昔人云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素兄之學遠過東山將來事業豈有

涯埃昌黎公那篇亘古不磨的文字行見切實發揮不致托諸空言的了

須滿飲十觥賀亦如數緊頂首回反逼後文為素兄少壯行色然後入席

較弟一回言志少成之素臣謙謝道弟前日固是妄言此行亦屬孟浪止

因家叔之命不敢違逆即時公果有汲引之誠弟亦難免虛聲之耻且世

事無常天心難測固是遜辭二氏之禍蟠結已深亦非一時可解其難其

也諉恐諸兄所期徒成虛語耳無外大笑道素兄將歷仕途卽作模稜之說可知紗帽是一件最壞人品的東西我匡無外只圖潑墨濡毫不欲腰金衣紫正爲此也首公笑道素兄豈是殷深源一輩人但非無外之言不足激發其銳氣李固之書未必非黃瓊之助我等且奉起酒來不必空議心真等亦衆口一辭逼着素臣素臣沒法只得與衆人對飲了十觥既對飲十觥卽非託諸空言不任之任靈妙無匹然後入席一間首公等復賀雙人此行則李郭同舟入京卽禹陽聯轡但須時以原道諷詠素臣之側使之不忘耳周致雙入仍說歸素臣細至密之雙人益加媿謝一路觥籌交錯談笑風生直到姑蘇關上方纔過船別去素臣雙人在船無事講究些經書奧義詩古金針爲法雨作引雙人之僮意見又會吹一管洞簫頗不寂寞憶着璇姑之事未免有幾分疑慮鈎聯自不

可不幾日到了揚州上了四舵大馬酒船素臣僱的是三艙那知頭二兩艙下的是杭州天竺寺和尚名叫法雨帶着兩個侍者進京到魏國公府中去打七房艙又是三個尼姑是蘇州人一個四十多歲的名叫靜悟是伏侍小尼的那兩個小尼生得妖妖嬈嬈都有六七分顏色一個十八九歲名叫了因一個十五六歲名叫了緣進京去替蘇州在京的太太小姐做繡作幫嫁事的素臣愕然道懊悔上了這船了我生平最惱釋氏偏夾在男僧女尼之間長途氣悶如何是好雙人道素兄心中有妓小弟心中無妓素臣道男僧放肆自有愚兄制他倘女尼猖獗就要借重賢弟了伏筆當日天色已晚匆匆的收拾睡了那知雙人這一鋪緊靠着房艙那邊兩個小尼害着傍影相思早是破題兒第一夜明日起來只見法雨和尚在

二艙內鋪出暗龍天青貢緞鑲邊寶藍素緞托裏的嘉文簞靠簞褥斜躺
 在上一手擎着細密茶盃泡着雪白也似的芽茶在那裏一口一口的咀
 嚼一隻肘肘挂在一個大立圓的涼蒲墩上滿墩俱織有細巧花紋亮晶
 晶的耀着人眼目一手執着沉香塵尾待拂不拂的掠那飛來的蒼蠅也
 斜一雙眼睛看着素臣待說不說的問道上文許多鋪排只為也斜一雙
 眼睛點染惟也斜可惡故覺一
 切鋪設色色刺眼你這三艙的客人在那裏住到京裏去做甚勾當更放肆不止
 雙眼也斜為
 可惡矣素臣心裏本不耐煩夾在僧
 尼間故又見法雨模樣放肆出言驕慢愈加不
 快因答道我住在吳江生平不喜和尚不過以
 實告之你休問我進京去做甚勾
 當法雨不聽便罷聽了時臉上起一朶紅雲心頭簇一盆赤炭冷笑道你
 這人好莽撞怎便輕易發話你說不喜和尚可知我便不喜你俗家哩素

臣道你既不喜俗家却到俗家去則甚法雨厲聲道俗家有信吾教者禮
 宜接引何得不知佛理妄肆狐譚素臣怒道你既知佛理豈不知佛以寂

滅為宗就該赤體不衣絕粒不食登時餓死釋迦以前
 諸佛何辯何得奔走長途乞

憐豪富你所接引者不過金銀布帛米麥荳穀耳以三農辛苦所出之財

飽汝等奸淫無厭之壑還敢嗥然狗吠反說我妄肆狐譚法雨大怒道佛

家寂滅不過要人了去萬緣以觀自在這一點靈明正如智珠慧日活潑

潑地廣照十方所以諸佛菩薩常在人心千年不死以上皆老生常談
 以下皆譏調語耳若

但言餓死則是你們豎儒酸子讀了幾本破書寒不可以為衣饑不可以

為食資身無策短見無聊之所為豈佛力神通法門廣大而輕言餓死乎

以餓死為寂滅真捫燭之盲談也素臣笑道薪以傳火火本隨薪而盡佛

教但知薪外有火薪盡而火自存此即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意殊不知火既不係於

薪何必速求薪盡此闕迦葉以前有薪方以傳火何能薪去火存此闕釋迦以後故聖教

無心順天而化薪在則不必求薪之盡薪盡則不復冀火之存薪以傳薪

根不剷則逢春自發父傳子子傳孫身無窮也火以傳火薪日盛則流焰無窮身無窮性亦無窮

窮釋氏一心牽掛生死事大也空自葛藤無數佛說支離終脫不得個死字斬草除根無身也終

無生意無身故亦無性口口言空空者何在不空莫過於佛心心極樂樂者何存不樂亦莫過於

佛吾儒止論實理乃是真空不妄見而求見精聞性故空素位而行乃得至樂不願外而思過

去未來故樂此所以鶉衣百結而歌聲若出金石也此答資身無策等語若爾等貧則乞

食以布施為良田貧而良心死富則宣淫以歡喜為說法富而良心死軀殼雖存良

心已死生不豈若夷齊首陽生理昭昭生氣奕奕於今為烈耶死賢於生見儒者即

餓死遠勝釋氏之罔生你說法門廣大不過納亡招叛聚集些盜賊兇徒佛力神通

不過嘔鴿吞針撮弄些江湖戲法招提燦爛那一間是你佛帶來即釘頭

木屑無非宰官囊橐商賈風霜供獻莊嚴那一件是你佛掙下即碟菓盤

蔬都是織女酸心農夫血汗你說不喜俗家若沒有俗家怕不一個個都

做轍內之魚溝中之瘡麼此答輕言餓死等語我非捫燭之盲談汝實游魂之狂叫

耳良心已死故日游魂法雨聽了這一篇議論連片譏訶氣破胃脯釘呆了兩隻眼

睛赤忒忒的看著素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素臣見他無辨恰好意兒擎

水進來便回轉身去洗面筆斷只見房艙內兩個小尼搭伏着肩頭一手掀

開隔斷的毡條在窻榻中間偷覷着雙人的嫩臉雙雙的都出神去雙入

年止十七生得粉面欺何素腰壓沈丰姿綽約渾如靈和疎柳張緒當年

武

第八回

武

兩個小尼情竇已開見了這般年少風流恨不肉兒般團成一片夜裏隔
着一層疎榻兩片紅毡已是萬種思量千般摸擬又遇着五月將盡天氣

正交雙人赤着上身露出無瑕美玉小尼此時恨不得把碗水兒將雙人

過下肚去高談雄辨手戟髯張之時忽夾柳躡花嬌目成心許情致經緯宮商之法盡矣素臣痛詆佛教他那裏

聽見一字只呆呆的注視雙人正在難割難分時候痛詆佛教正兩尼切膚之災而悉付之不

觀不聞淫慾之念能使萬緣俱斷若此雙人一心傾聽素臣的議論竟毫不知小尼在後偷

覷直至素臣把嘴一呶雙人回過臉來却好打箇照面那兩尼眉花眼笑

賣弄精神寫潘尼透足這雙人頸脹頭紅慚惶顏面那兩尼這雙人一聯將三人情景曲曲繪出素

臣看得逼真三人情景俱在素臣眼中看出尤妙心裏暗笑洗完了面只聽法雨勉強支持

復說道續筆愛之若將加諸膝惡之若將墜諸淵心一不平便至黨同伐異

試問你儒教中出仕者能有幾個臯夔周召設教者能有幾個孔孟程朱

至於衣冠敗類則指不勝屈矣我佛門中弟子難道沒有幾個下流其中

挺然傑出者代不乏人休說那燈傳列祖非小儒之所知即如支公愛鶴

曾心醉乎名流智永工書乃家藏為寶笈歐陽作序神驚秘演之才韓愈

論交心伏大顛之理爭似儒冠空戴但識之無腐口常談惟通者也下筆

則弄墨伏獵臨文則祭獺塗鴉足令目擊者攢眉傳聞者捧腹乎法雨以詩文自

負故遁為此辭聊以解嘲素臣微笑道儒家即有敗類尚不至無父無君全乎禽獸釋

氏則不識天倫不服王化棄親認父滅子求徒其下者行奸作盜固國典

所必誅其上者滅類絕倫亦王章所不宥至若支遁智永之徒流連山水

模彷彿王略諳吟哦秘演稍為樸實大顛然而大本已虧其餘安取儒者狎之

不過如善舞山雞能言鸚鵡為耳目之玩談笑之資耳彼永叔之序韓公之書班班可考何妄言神驚心服耶但聽耳之言趨而愈下擴吾之量放而彌宏果有片長不妨節取祗恐緣頭疏底不過善男信女之粗譚短句長篇止襲苦海福田之惡唱出神在一個蒲團喜學得幾聲梵語是誠入迷途而不悟欲噴飯而無從耳法雨作色道此是醯雞之談安識廣大釋家靈慧非鄙儒能知即不佞如小僧入定之餘時而舒箋賦咏真能屈宋衡官握管為文欲使歐蘇與隸爾亦從未嘗鳳髓龍肝眼一見了火齊木難眼便自眩然而走耳素臣大笑道好一個說大話的和尙且取出來不知可有一字一句入我文人之目的哩話亦不小法雨微哂把箱開了取出一部文集一部詩集來外面綾錦裝套金檢牙籤中間一本一本俱是薄羅

裝面雙絲扣釘松綾包角面頁貼着泥金檢兒裁切得甚是齊整如此裝束詩文必不佳以今之不通詩文強半如此裝束故指着說道這兩部詩文俱係小僧心血你看那一篇不是錦繡那一首不是珠璣你若果有些眼力定然拜伏不敢妄議了

素臣不答先拏起一本文集來看都是些壽某吏部某都憲的序文題某禪師某和尚的語錄某寺建塔的碑銘某師入火的偈語間着遊山玩水聽琴看畫的雜文又取一本詩集看時只見也與文集一般文集之序文批語圖點至此方補靈變可愛前面列着許多大老的序文中間注着無數名公的批語密點

濃圈花花碌碌煞是熱鬧素臣將兩部詩文大概看過說道你這文字如木排排木非無材料却未曾清荒見老又七橫八豎的亂堆一處便不好看你這詩如小家暴富女人亂烘烘插着一頭簪釵糊突突塗了一面脂

粉原有裝飾全沒安排

渾說下分說

我本酷惡禪門不該為你指示但孟子有

云歸斯受之而已念你也費過苦功可憐未得門徑

見素臣憐才苦心

若要在詩

文中討些生活肯虛心求教我便不惜提撕把你病根一一指出然後用

着對症的靈丹可使你舊患頓除新肌漸長也法雨驚異道

自信已深故驚異

小

僧酷好詩文以為性命你若果有些見識指得出我些小錯處則從前議

論俱可付之太虛且請教這詩文中

請教二字已移船入港

那一處有何毛病呢素

臣因把文集揭開一篇篇指與他看道此處不應如此起此處不應如此

接此句與前面這句矛盾此段與後面這段牴牾此係重頭此係兩舌此

係贅疣此係蛇足此係生吞此係杜撰此篇前反後正文字嫌其板重中

間須着一段虛文此篇通局實發文字嫌其呆整後面須綴一段閒文此

篇花簇文字不宜有此一段如一疋美綾內間着幾尺粗機麻布此篇秀

麗文字不宜有此數句如一隊仕女中擠着兩個亂髮頭陀這幾篇情理

有虧宜刪這幾篇冗長無味宜節素臣講得高興率性把古文三昧細細

開發出來法雨初時滿肚不然講到後來覺得實有道理便把素臣指出

病根逐細體認真如撥雲見天一般已是暢快及素臣細講那古文三昧

更是聞所未聞津津諦聽聽到得意之時竟是抓耳撓腮心花俱放法雨

此時

重提法雨反撲跪起勢亦古文三昧也

心悅誠服見素臣語勢將終便立起身來撲的

跪在地下說道相公真天生才子貧僧冒犯乞恕無知還望大發仁慈不

吝指迷感激無地

法雨由也斜雙眼而冷笑而厲聲而大怒而氣破背脯而勉強支持而作色而微哂而驚異而暢快而抓耳撓

腮心花俱放而撲跪在地驚喜錯互喜怒循環固屬寫生妙手而法雨以詩文為性命氣復從十指中拂拂而出

素臣一把扯起

法雨來一手在桌上一拍道和尚真快人也罵成相識這句話沒有說完就從

這一拍裏房艙內豁琅一聲響一張桌子倒下把桌上的碗兒碟兒箸兒

杓兒菜兒飯兒醬兒醋兒湯兒汁兒一古腦兒都傾翻船板之上一句十兒字

妙妙而忽起奇峰活繪奇情奇事以成奇文其妙乃至不可言說慌得三個女尼慌忙扶起桌子收拾了

板上的碗碟菜飯揩抹了醋醬湯汁揭起艙板喊道不好了一包觀音經

被香蕈湯浸透了情外生情文外生文且道素臣這一拍因何把房艙內的桌子都

擊翻了呢只因素臣一心講究文法法雨一心領受雙人一心諦聽兩尼

一心偷覷雙人大家都是心不在焉頭艙侍者三艙意兒房艙老尼各把

早飯整備擺在桌在素臣等五人俱不知道同一心不在焉而邪正迥別那兩個小尼

斜靠着桌子四隻眼睛都向窗榻中直注在雙人的臉上正自出了神表

忽被素臣在桌上一拍大聲稱快便如在小尼耳邊起了一個霹靂奇情實確

情奇事實確事兩個身子不覺一齊直挫下去奇事確事奇景確景一人一隻粉臂往桌上

一撐偏獨房艙內桌子是折疊的有甚禁架便自直掀轉來把桌上東西

一齊翻落奇情奇事奇景以奇筆寫出自成奇文而繪足兩尼之病根真屬神鬼於文者矣虧得兩尼

猛將身子一凝疾便攀住窗榻不然就連身跌下去了加此一筆透過一層深得古文三昧

正是

書生一掌平空擊 美女雙魂繞着飛

此時素臣等也只道事有湊巧各自喫飯只有靜悟眼見小尼出神着崇

打翻了桌子累他收拾好不氣悶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囁嚅了幾句也就

罷了妙體物情如此文焉得不奇妙法雨候素臣喫完了飯說道小僧吃完多時了請文

相公到前艙還要求教素臣略不推辭走到二艙法雨讓在嘉文簞褥上
躺靠令一個侍者在旁打扇一個侍者在頭艙烹茶將原烹下的先取一

杯展抹過杯口漬沫躬身遞上自己另放一個坐墊側首相陪屏息而聽

一層一節細意摩寫法雨之奉承方是以詩文爲性命者素臣遂傾箱倒篋把那古文之法不傳之秘

一齊揭示本是誨人不倦兼喜虛心領受安得不傾箱倒篋喜得法雨滿心奇痒說道天幸遇着

相公如暗室逢燈絕渡逢舟從此讀書作文俱可望有門徑矣兩人在前

艙言者娓娓聽者津津不覺炎暑那兩個侍者當此晝長人倦的時候伏

侍已久支持不定兩把扇兒不知不覺丟落板上與三艙內意兒房艙內

靜悟都往大槐國裏看瀉於駙馬金枝公主結親去了只有雙人專心聽

講文兩尼專心看着雙人還在眼睜睜地兩尼暗地商量怎樣勾挑一下

尋思無計忽見雙人拏去一撮西瓜子兒放在鋪上一個一個的取來咬

吃了因忙取些瓜子用香口咬開剝出仁兒在窗榻中遞將過去安在鋪

上雙人聽出了神只顧伸手取食竟像自己剝在那裏的一般了因心裏

好不喜歡暗忖這事有幾分想頭了了緣看見也忙剝瓜仁送過雙人也

不管是了緣遞的是了因遞的一概隨意取食兩尼更是喜出望外那知

了因又撮瓜仁過去恰值雙人一手正轉過去取那鋪上的瓜仁可巧的

捻住了了因的纖纖春筍雙人回頭一看把臉脹得通紅縮手不迭手已放矣

故但縮手不說放手於此見巧是檀弓心法了因把手慢慢的收將進去對着雙人迷迷而笑

活活繪了緣搭着了因香肩也向着雙人嫣然巧笑雙人老大沒趣一逕

走出前艙到船頭上解手侍者意見靜悟俱被驚醒因沒趣惶惶而出脚步急重故俱被驚醒

玩一選二 字便見 看着天色將晚各人收拾晚飯素臣尚在高譚法雨尚

在靜領 迴龍顧母 百倍精神 直到擺了飯雙人方纔進艙大家吃飯兩尼見此光景私下商

量道看來是個雛兒臉太嫩哩我們夜間如此如此在黑暗之中自然不

害羞了雙人到晚間也悄悄的與素臣說知日間之事素臣問道你意如

何雙人道自我始之自我終之方好你知我家家法母親又嚴況且是個

尼姑我又年少非娶妾之時 有此四者不能始終之 倘他只顧歪纏我只得叫破他

了素臣道據我看來弟即能始終之亦斷乎不可 更進一步以堅其守覺雙人所見猶是矮子觀

場 我們初上船來並未相熟你又未加顧盼有何情絲而即為投桃之事

是祇知好色一味貪淫如此之人豈可列於妾媵 透頂之論 但遽然叫破長途

千里使他河以為顏 恕 且使合船皆知亦是壞人名節 仁 不如包容荒移

付之不見不聞為要 大度亦是妙法 雙人點頭稱善那知到得更餘了因伺兩人

睡熟悄悄的將窗榻挪開竟赤着身子摸到雙人鋪上輕輕揭開單被將

身子緊貼雙人睡中驚醒急推了因胸膛令其下去了因眼淚直掛

將嫩臉緊貼雙人之臉兩手緊攥雙人腰袴抵死不放雙人因素臣之言

不敢叫破只得將手拍胸連叫素兄天氣暑熱睡不着我們起來坐坐罷

了因知事不諧只得放手爬下床去伏在半邊靜聽消息雙人已坐將起

來又聽見素臣答應也要起坐纔嚇慌了急急的鑽進艙去却值了緣潛

立艙口竊聽聲息暗中厮撞大家都喫一嚇 夾寫聽挪之人情外之情景外之景 兩人忙把

榻子悄悄閉上素臣知有緣故坐起說道我也正睡不着合你聯句聯到

天明罷了了因見沒挽回同了緣跨上床去睡在一頭緊緊摟抱各把香

腮搵住將下體亂研亂擦弄出一身極汗極汗方纔睡去極道苦情極道苦情次

日雙人早起叫船家進艙指說此窗雖有毡條遮着但天氣暑熱我們赤

身露體到底不便你可有木板將來隔斷方好船家笑道那有木板況且

裏面女師父們並不說起反是相公們這樣着急幾句話說得了因了緣

在內脹紅了臉半晌沒趣潘尼且然可見羞惡之良無人不具而老子素

臣道我有道理在此叫船家將竹片夾了蘆蓆周圍用細釘釘起竟像板

壁一般正收拾得完法雨已來請喫麪素臣辭謝法雨道揚州知府送的

幾筋口藤目筍小僧未曾嘗動並非殘物燒了些自然汁下幾條索麵也

是叙關上主事所送都是現成的不須費鈔非殘物所以致敬胡亂請相

公們喫些還要請文相公講詩哩說出本意素臣雙人只得同去擾了雙

人就坐在二艙聽講恐更有葛藤交勢至此亦應截素臣因把作詩之法

開示出來說道八句律詩就如一個人模樣頭兩句是頭次二句是頸次

二句是腹末二句是足古人命為首聯頸聯腹聯足聯其意可知或稱頸

聯為項聯者項即頸也或稱腹聯為腰聯者腹取其無所不包腰取其旋

轉如意故頸聯之下非擴充即展變腰腹雖有異名部位不可移易也一

人止有一頭斷不可頭上裝頭有頭必須有頸斷不可頭下裝腹推之腹

足其理可知今爾之詩或兩頭而一頸或兩頸而一頭腹內時時鑽出頭

來頸下往往接將足去豈得為人又豈得為詩至於絕句則或截首足二

聯或截首項二聯或截項腹二聯或截腹足二聯皆就律詩起承轉合之

法隨其所截而用之如截首足二聯者一起一合便為如法截首項二聯

者一起一承已無餘事截項腹二聯者不可有起合截腹足二聯者不可有起承今爾之截詩都不合法失古人之意矣至若古詩則純乎古文之法比賦興不拘一體必與古俱化來不知其所自來去不知其所自去草蛇灰線斷崖回瀾迅雷急雨陣馬風檣無定勢亦無定情要在奇正相生主賓間出反正虛實參伍錯綜無一句平鋪無一筆直敘而細意熨貼反不礙正賓不凌主仍是一絲不走斯可與入古人之室矣合而言之詩者思也律者法也非法無以限思非思無以妙法故一詩有一詩之意無意則淺有意則深意顯則淺意藏則深古人用意惟恐人知今人用意惟恐人不知此詩之所由升降也一詩有一詩之法無法則意淺有法則意深法疎則意淺法密則意深古人以法運意匠心經營今人止知推求字句

不將全局鑪錘縱有好意淺而亂矣是又律之所由升降也初學既不知用意用法好高者復不受羈勒以致髭鬚撚斷終身面牆疊砌叢堆亂如茅草不特爾詩為然世上這些名公鉅卿文人墨士能有幾箇不犯此病不知詩律而冒昧吟哦是猶避影而就日入戶而閉門也豈不妄哉鴛鴦繡出

并度金針豈特津梁初學白首老宿讀之皆將悔而焚其筆硯悟而改其轅轍法雨如夢方醒如病忽瘳如勞得息如盲復明法雨久於此道故會悟頗速把自己詩集細細檢閱太息了幾聲說道與

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這兩句成語向來不肯甚信如今看來豈止十年若不遇相公不經指示就讀他一千年也不中用年月愈多錯悞愈積亦愈堅非特不中用而已

素臣未及回答忽見船頭上紛紛的跳下人來不知何故問着船家方知已到淮關船已停泊船家去請了關上人役下船來查看稅物的極寫素臣法雨

等專心法雨懊悔沒有討關一見專心素臣雙人上涯到關前閒步一回關

本一無可看故止閒步走下船來只見老尼靜悟手裏擎着一帖藥兒正待進艙素

臣問是誰喫靜悟道是了因師父不知怎麼忽然生起病來口渴心煩渾身潮熱虛火上炎之症叫我到藥鋪裏去說了病源取來的素臣悄向雙人說道

這病是因你而起的了雙人道天氣暑熱小弟也覺煩燥或者受暑致病亦未可知那知隔了幾日了緣將蘆蓆挖一小孔還在偷看雙人那了因竟自臥床不起了正是

絲盡春蠶空有殼

淚乾銀蠟只成灰

總評

諸友送行提掇原道一篇文字仍以十觥爲賀不特鈎聯回互宛轉關生兼以反逼後文濕透青衫之泪素臣云二氏之禍蟠結已深非一時可解不特正照後文并爲百數回中屢離屢合離至繭斷絲絕埋根奇文如寶面面玲瓏詎不信哉

甫闢和光卽闢法雨亦是特犯之法和光闢成仇讐法雨闢成相識和光因讐得禍法雨因識得福其大不同處也兩面對勘亦無一句一字一情一節略見雷同此爲神妙

和光勢僧法雨文僧故和光窮則使勢法雨窮則謬文素臣所惡者勢所好者文故有投不投之別然非法雨之虛心服善亦不能投村學究做得兩篇爛時文卽已目空一世欲其撲跪求教也得乎薪火空樂之論雖使釋迦達摩復生亦不能略置一喙所謂獅子搏

鬼亦用全力也歟

法門廣大一段爲一等人設亦屬利劍震雷法雨氣破胸脯釘呆了
兩眼全爲此屈薪火空樂之論恐未能領會耳

素臣稱快用手拍桌而房艙桌子應聲而倒碗碟菜飯醬醋湯水一
古傾翻奇想天開真出神入化之筆

甫寫璇姑好算大郎好弩又寫法雨之好詩文皆特犯也而無一句
一字一情一節略見雷同才子之才真若滄海無所可量

素臣高談妙在夾寫兩尼長松千尺中綴以野花數朵作態生嬌此
雜色中之最有情趣者

素臣論文論詩皆千古所未發洩盡陰陽秘橐恐干造物之忌有雷
轟龍攫等變故須以了因赤身上床穢事禁之如異書中之夾藏春
畫者然或問全部中崇正闢邪存理遏欲盡洩陰陽秘橐之倫傾倒
如許何不一一禁之日雷所得轟龍所得攫者才耳如彼至德要道
自有鬼神呵護不須禁也盲者爽然而退

甫寫素臣却色卽寫雙人却色又特犯法也試以素臣之却鸞吹璇
姑并却素娥三回與此回對勘有一句一字一情一節略見雷同否
屢屢特犯而絲毫不犯斯爲絕伎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武字卷之二

第九回

喚醒了緣回生起死

驚聽測字有死無生

雙人到晚來聽着了因呻吟之聲向素臣耳語道素兄醫理通神明日該與老尼說知替他診視用藥素臣道藕已斷而絲尚連老弟情見乎辭矣雙人道素兄休得取笑人命爲大何忍恣然素臣唯唯到明日一早老尼卽來說道了緣師父知道文相公深通醫理要請去看了因師父的病哩兩人耳語了緣已聽得分明素臣更不推辭跟着老尼從船舷上進去診可見專心致志諦聽偷窺了脈息正要出來了緣畱住說小尼連日也是心煩體熱茶飯少進要求

相公一診素臣診過出來與雙人悄悄說道了因之病已不起矣雙人慌道難道竟無治法的嗎素臣道要治何難只要老弟通一點靈犀耳雙人嗟呀道真箇是這病麼素臣道一點不錯只怕未必能到京的了說罷凄然雙人亦為泪下素臣道不但不了因即了緣亦恐不免雙人驚問道了緣不曾見說有病附着素臣耳說道今日清早還在蘆蓆窟窿中張看的素臣歎道都是這張看的不好旦旦而伐之生機焉得不盡大約了因是前晚俯就之人與老弟沾皮着肉故其病速而深了緣止以目成故其病遲而淺然淺深雖殊成功則一我方纔診過了因即診了緣病根都是一般如何是好兩人正在悽惶老尼慌慌張張的出來催討藥方

素臣道此病非藥石可醫惟有寬心排解若再胡思亂想雖盧扁再生

此亦必有所聞故如此慌

亦無用也老尼進去說知了因在內嗚嗚咽咽哭箇不了了緣着急又叫

老尼來要他的藥方素臣道他的病與了因一般也沒甚藥醫治惟有安

心息慮不費精神不起雜念方好老尼歎息點頭進去就是那一晚了緣

也是卧床不起素臣雙人俱為慘然只是禮法所在無從并救人之事不

比釋氏邪說可學梵志之應淫女

參入正文妙

每日如坐針毡一般把講究詩

文的豪興都消化盡淨

此發而中節之和佛教非不睹不聞即梵網罟淫邪說矣

幸喜法雨連日體會

素臣之說要把自己詩文改竄出十數首來求素臣筆削在那裏苦思力

索句酌字斟不來與素臣糾纏

幹旋無迹兼見法雨好學

一任兩人攢眉相對情緒無

聊而已忽一日夜間船泊臨清只聽房艙一片哭聲了因已是溘然而逝

素臣雙人各為下淚法雨尙未知了因有病忽聞已死更是驚駭

極寫法雨好學

了緣哭了半夜天明叫船家上岸買了棺木草草盛殮就請法雨進艙念了入木經當日就送上岸寄在一個尼庵裏素臣雙人送喪回船老尼來請素臣雙人進去了緣在枕上哭着說道有一句話本是難說如今小尼病已垂危也顧不得羞恥了我兩人之病實為余相公而起如今師兄已死不可復生小尼奄奄一息亦在旦夕可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求文相公作主勸一勸余相公許收小尼為婢或者還有生機就是死了也得瞑目泉下說罷泪如雨注素臣道余相公是讀書之人家教極嚴此事斷然不能但憐你病危不得不為提醒從前恐你們愛惜臉面不好說及如今你自家說破我可直言無忌了你此病既為色慾而起須將色慾來醫此時現在舟中畫餅豈能充饑枉自送了性命先斷其邪念你須把余相公

一事置之高閣只如雙人已死渾身肉腐蛆攢見之可怕第一帖清涼散服之必效又

譬如自己已死埋在荒郊野墓不能親近生人再進一劑其效如神屏去萬緣掃除

雜念相思一斷諸病皆除總言兩劑藥之功用到得身子好些急急回家尋一單夫

獨妻親事了你終身前兩劑去病此一劑除根不然則遇着俊俏郎君舊病依然復發

原少不得要做傷心之鬼切指不除根之害一縱然遇着那緣畢竟擔驚受怕二并

致出乖露醜三到了柳敗花殘的時候誰來憐你依舊空房獨宿捱盡凄

涼四妄想胡思積憂成病五就是跟着余相公他有正室在家未知能容

與否更就雙人身上點醒一即或勉強收畱也只好略沾餘瀝二縱使大度容人三

百日裏也須擁二百日的寒衾三豈如嫁一田夫俗子夜夜同床朝朝共

桌極言除根藥之功用一不比花前月下膽戰心驚二沒有四妾三妻拈酸喫醋三

你須立定主意不可錯走路頭死者不可復生勿以性命為兒戲復蹈了

因故輒拋在曠野荒菴永作無夫怨鬼無祀孤魂也加以危言慘語堅定其念了緣聽

了這一篇痛切話頭嚇出一身冷汗心頭頓覺清涼頭目忽然爽豁實有此理

非禪悟也在枕上連連叩首道小尼感相公開示迷竅忽開倘得回生感恩不

盡素臣雙人俱各歡喜囑付他安心靜養病即可愈斷不可再起雜念此

要緊非一悟可了叫老尼料理稀粥與他喫并定了一箇降火安神的湯頭然後

出來法雨接着說道原來兩位女師之病都為余相公而起小僧如在睡

夢一毫不知好法雨得之和尙中尤難兼見法雨之好學余相公少年老成可敬可敬文相公

這一番議論真可使頑石點頭勝如藥餌百倍了緣師之病大約可以霍

然矣一面在袖內取出一冊詩文請素臣筆削素臣逐細批點用心改竄

復乘法雨敬服勸其逃墨歸儒判別墨白指示途徑勤勤懇懇痛切針砭

按下不題勸法雨改邪皈正是吃緊正文却作旁枝帶敘妙極單表了緣病勢隔不多幾日果然大

減到張家灣時已自起了床了了緣一等住船便到中艙向素臣雙人深

深拜謝道文相公救小尼之命余相公全小尼之節大恩不知何日得報

素臣道你此時病雖好了根尚未拔若不依我之言急急回去尋一結果

將來目有所見心有所感必致復發須要放出主意來纔好再堅定之以除根藥尙未

服也了緣道文相公之言小尼切切在心如今也不上岸去了好了緣能斬截如此就

隨船回去還打帳帶了師兄棺木一來觸目警心免得再萌邪念二來也

了我二人十年來相處的情分到家時養起頭髮聽憑父母擇一頭親事

不上岸是果觸目警心是畏了情分是仁憑父母是正若邪念不斷則此諸善念皆絕矣吁可畏哉結果終身再不作浮萍



斷梗路柳牆花了只是師兄一死所費不貲如今若帶他靈柩回去盤纏關鈔未免不敷事在兩難耳素臣大喜道這便纔是空門中豈汝等少年女子所居之地京師中又豈汝等少年女子所遊之地只要拏定主意方好復再堅了因之柩斷斷該帶回去因回顧雙人道休說他兩人情分不

忍將棺木撇在荒庵就是你我偶爾同船亦覺爲之不忍你我盤費雖沒寬餘當儘所有者助之不足則衣服卧具俱可典當以成此舉雙人連連

點首道素兄所言極是

不媿素臣之友

了緣愈加感激拜謝進去素臣檢點囊橐

止剩有五兩多些銀子千餘文錢因各尋出幾件衣服叫意見上去典當却被法雨一手扯住進船說道二位相公用意可謂澤及枯骨但此地車輻進京尙須盤費這些衣服也都是需用之物小僧囊頗有餘不如代出

了罷因在纏袋內摸出一包銀子是十兩整封遞與素臣素臣略不推辭

將剩的五兩銀子并作一包叫意見送進房艙說是法雨慨助了緣心裏

明白說道多感相公師父們見賜師兄在九泉之下感激不盡小尼出來

回謝素臣等連聲不必却走上船頭來法雨躬身說道連日因兩位女師

一死一病少受了相公許多訓誨小僧到公府中去打過七卽到相公寓

所來求教不知尊寓在何處素臣道我寓在家叔寓中你只到國子監內

問文司業的寓所便了

法雨渴於求教素臣復誨人不倦說明寓所正但不知如何往返論說而大不然此文章變幻處

此係雕蟲小技雖云無益汝若聽我良言逃墨歸儒更有理學經濟無窮

精義益汝神智也

讀至此更不獨詩文秘書盡底搜翻兼得問孔孟心傳伊周治術矣而大不然尤極文章之變

法雨更

是感激歡天喜地的向公府中去了素臣雙人僱一輛轎車竟望國子監



來知觀水寓在朱市衙衙復打車出城當日叔姪相見說不盡家鄉事體
途路情由雙人本是舊知擺開筵席暢敘離情觀水見素臣已到指日飛
鳴國計家聲兩有所賴更自歡然反逼直喫到金吾禁夜玉漏頻催方纔就

寢次日清晨觀水領素臣來見時公只見門前寂靜問起家人方知時公
有恙因同進房去問病那知時公自一得病即昏然而卧不省人事觀水

素臣竟無從與交一談非不省人事則必扶病深談呆筆贅筆斷難免矣此不交一談之靈妙當日太醫來

看用的是十全大補湯說的兩來船活話觀水命素臣診視却是不起之
症私向觀水說知不勝悲感是晚就在時公賜第中宿了隔了幾日到七

月下旬忽然刮起大風竟紛紛飄下雪來伏筆寓中之人個個駭然有的道

受天下雪必有奇寃有的道已交秋令北地早寒或非災異惟有素臣叔

姪知是哲人其萎之兆相對愴然到了二更多天時公已是騎箕而去觀

水大哭一場素臣亦濕透青衿不能已矣喪事中朝廷欽賜祭葬百官公

奠酒筵門生故吏會葬者紛紛而來觀水素臣同心料理無不中則惟權

閣靳直致賻力勸時公子姪却之頗為同輩齟齬伏筆忙了半月送柩出城

到張家灣上船叔姪二人悽悽慘慘的同車而回到得寓所只見舉家驚

惶根問方知是靳直授意安太師密參降了保定府教授觀水大笑道我

本無宦情時師下世尤覺意興索然且得罪權閹豈能免禍今蒙聖恩高

厚不加譴責許我為師儒之職實出我之望外但時公一歿舉朝無人為

可憂耳司業關曹本無出息觀水又是極廉介的人竟至囊橐蕭然出京

盤費尙無所措素臣雙人俱要辭歸觀水道你們俱是空手如何能作歸

計待我遍托門生尋一館地暫且安身以圖際遇罷了因向各門生說知不數日兩人俱有館地觀水送了兩人赴館然後赴任而去素臣主人姓袁名靜字正齋籍隸大興現任翰林院侍讀雙人主人姓趙名旦字日月籍隸遼陽現任兵部郎中兩人比隣而居都是以朋友為性命書史作生涯的人知素臣係觀水之姪時公欲為保薦雙人又係素臣密友同伴進京均屬正人無疑故欣然延請賢者取友之方如是如是到館後臭味相投日近日親情如膠漆正齋日月更視素臣如師保如父兄敬愛非常但是素臣憶着老母在家本擬功名唾手今聞此信恐生悲感兼之家計貧乏難免焦勞心下不勝愁悶一日與正齋日月雙人月下同飲觸起愁心忽然大哭起來雙人憶着老母亦流淚不已素臣援筆立成古風一首其詩曰

祝融怒逐共工逃頭觸不周天柱撓鴻濛元氣缺西北女媧煉石

補不得尾閭之水色如赭沃焦一片不禁瀉可憐精衛吻作灰朝

朝海上空徘徊

起得突兀

百年三萬六千日人生十不滿其七

接得飄忽其

間日月固飄風世上從無不死術依稀欲記少年事少年如夢覺

便尖欲向前途一問津無奈前途又如漆只此當頭月一團

忽接此句

奇月落杯中酒不乾

又忽接此句更奇

吾人行樂及時耳無為鼻孔生辛

酸噫嘻乎悲哉客且無猜余以告哀

古音古節

君不見小雅笙詩之南

陔南陔有聲其辭闕孝子有心不可說

古音古節

欲說不說先悲傷而

我獨非人子腸

一句救轉否則竟以孝子自處

皇天頹兮迷元黃海若乾兮變滄

桑我生七年我父亡

至此方入事

音容至今都渺茫寡母苦塊血已枯

宵來絳績茹苦茶篝燈教字還勤劬嗟予少小何所知惟知逐逐
為兒嬉母怒責兒兒叫哭慈母傷心淚謾謾屈曲二十年來教子

心淚痕日日沾衣襟最憐自幼及成人無一事酬吾親時中既
乏茅容雞仲由菽水猶難支厨頭爨火禁不起蕭然無以供甘旨

年過二十仍諸生眼看同學多簪纓伏雌不飛復不鳴闐然無以
揚親名親曰食貧吾所甘此句好方不培風弩力當圖南青天之

上攬日月會須北闕方停驂河中雙鯉馳尺一今年五月遂行駟
舉頭鳳閣臨朝昏朝昏磨秃彌頭筆吐哺公且髮皤皤多方抉剔

爭肥羅黃雪漫漫箕尾速白雲滿目空摩挲逆轉摩挲靜夜獨傷
神突有明月來驚人忽發付牢愁酒一卮拚教爛醉真如泥無限

平生心內事一醉茫茫總不知那知兩手都慵舉當筵脉脉不能
語無端又有林中鳥繞樹三匝相哀呼天涯失意吾與汝汝呼我

哭聲呱呱鳥聲啼落一庭月月落庭空風入骨燐燐鬼火來逼人
滿座當之動毛髮補天天傾填海海竭大海席散風歇客走鬼沒

古音古節惟有林鳥一夜哀同聲直到明星揭來不知其所自來
突兀驚人此詩之妙讀後長去不知其所自去
卿一評思過半矣

素臣寫完擲筆復哭正齋等再三勸慰只聽見剝啄之聲家人去開進來
日月道原來是長卿兄幾時回京緣何黃夜到此長卿道弟直至今晚方
回夜膳時秉燭觀書忽聽見哭聲如孫登之長嘯有鸞鶴音為弟一生耳
所未聞不勝驚異故尋聲而至日月指着素臣道哭的就是這位先生復

向素臣雙人說此卽弟輩所常說太常博士宛平洪常卿也長卿學品兩
 先生久已耳熟更有一樁絕奇的本事聞聲而識而人品行之邪正格之
 貴賤閱時驗之歷歷不爽今聞先生之聲驚爲希有秉燭而來先生之品
 格可知已長卿所居卽在舍後因奉使至中嶽祭告故未得會今請兩先
 生法眼諦視方知弟輩非虛譽也平日說項至此補出長卿與素臣雙人作禮敘述
 過問起大哭之故也勸慰了一番見桌上長箋潑墨淋漓掣將起來正齋
 道我們只顧勸解尙未看詩因一齊立起來看直留之長卿同看妙留長卿至此方會尤妙看
 畢長卿擊節歎賞道至情斐篤天才橫溢天海兩結束月酒兩鉤聯忽斷
 忽續忽合忽離來不知其所自來去不知其所自去古文三昧盡此一篇
 中矣日月正齋同聲贊歎素臣帶淚謙謝正齋就着殘酒要長卿入席長

卿道夜已將半弟尙未覆命明日須五鼓入朝文先生正在感傷定該早
 些安置風露之中不宜久坐恐違玉體語卽婉愛日月等俱以爲然遂各散去

素臣一見長卿竟像舊會相識認的一般中心戀戀睡夢之中如有所感
此中消息非外人所知次日起來因長卿入朝覆命直捱到吃過早飯捱字好方纔出

門那知長卿掛念素臣已至門首已字好素臣讓進書房接膝密談何等婉愛真
 是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你敬我的才華我服你的見識論理學則周程同

席譚氣節則李郭同舟說不盡的似漆投膠如魚得水當晚兩人不忍分
 別抵足而談直至五鼓方睡何等婉愛自此無日不會幾如並蒂花連理木一

般婉愛兩人遂成了第一等道義之交性命之友了道義性命四字將無數婉愛深情劈頭提
 正長卿兵機算法都未得真傳請素臣指授素臣傾囊倒篋朝夕講解長



卿心領神會日異月新素臣歡喜異常因道弟有四事畧為擅長前環璇姑後映

娥素靈湘天淵詩法則吾兄久探元秘兵與算亦造精微惟醫學未與吾兄講究

吾兄豈有意乎長卿道醫為人之須知弟實未知其蘊不知吾兄已探其

奧請居北面專賴提撕再者蒙宰趙芮係日兄服弟其夫人現患產症命

在旦夕吾兄既擅神術宜以人命為重不計其人之卑鄙也素臣道趙芮

為人弟素所不喜既係日兄近族亦可一往但無自炫之理長卿大喜即

通知日月領了趙芮家人駕車來迎怪素臣道吾兄抱此神術因何並不

提起何厚於長卿而薄於弟也素臣道醫本淺流何足掛齒今日偶與長

卿談及吾兄乃出此言得毋知弟者疎乎日月也不覺失笑家人叩見述

其主敦請之意素臣與日月俱望北城而來到了方臯衙衙趙芮門首下

得車來趙芮已在門前迎接揖讓進去家人叩見趙芮門迎俱未失禮直至內廳禮畢茶

罷趙芮開口道家兄極稱先生才品兼精岐黃之術拙荆小產因惡露未

淨飲食不進危險非常望先生細細診視此猶可不瞞先生說拙荆係楚王

嫡女此則醜矣倘有不測關係不小醜極千萬用心醫治學生不惜重酬醜不素

臣怫然道老先生之言差矣響在老先生結髮之情何分貴賤響在晚生

割股之念寧計錙銖響因令兄與晚交契故造次登門響若以醫生視晚

以勢相嚇以利為餌則顯者之堂非窮儒所敢厠足就此告別了響說罷

拂衣而起趙芮氣得兩頰緋紅滿心焦躁但因郡主病危只得假作歡顏

一力挽留道學生因夫妻情分精神恍惚語言贅亂因恍惚故贅亂以致開罪先

生萬望曲賜涵容認罪求恕推家兄之愛頂交起賤內之生頂割則學生之夫

婦感激深恩銘心刻骨矣撤去因連打拱不已既有辭日月聽趙芮初時

說話卑鄙齷齪滿肚不快因素臣已在發話故未責備留日月及見他認

罪苦求只得又代他勸留素臣沒法重復坐下又喫了一道茶然後請進

內房診視茶罷本即診脈因有齷齪故又送一道茶也問了病源出來把從前的方子逐細看

過既非藥石可療何用逐細看方大聲說道老先生莫怪晚生說郡主之病非藥石可療

雖有盧扁不能復生矣如此怕人語偏用大聲妙趙芮聽了嚇得面如土色做聲不得

老宮人疾趨而至把趙芮請將進去須臾垂淚出來向素臣懇求道拙荆

知道先生回絕非大聲即未必知痛苦異常叫學生跪求一方以救其命說罷就

跪將下去因有齷齪故疑有方而不開也素臣忙扯住了說道方是還有一箇服之萬萬

無用奇語日月道這又奇了服之無用何為有方既係有方何又萬萬無用

吾兄磊落之士自不以舍弟前言芥蒂但畢竟是何緣故呢素臣道郡主

之病純乎氣鬱氣一日不順鬱一日不開則血一日不行脹一日不消飲

食一日不進雖有盧扁豈能回生弟所擬之方亦不過行氣開鬱耳前此

諸方有行血者有化血者有謂血得熱則行而用辛熱之劑者有謂氣虛

則血不能行而加滋補之品者是皆未中病情宜其不效且反加劇矣至

此方則專乎順氣此方則專乎開鬱此方則順氣開鬱兼而行之兼而行

之何以亦如投石於水杳無功效弟再四思之緣郡主且叶熊占而忽變

喜為悲必多鬱悶倘見藥而生氣良工心苦則欲藉草木之性以順氣而胸中

之真氣先逆而上烏得有功精理名言岐黃寶訓故弟有方而又萬萬無用也解鈴繫鈴

如宜僚之弄丸趙芮失驚道先生真神醫也拙荆一見藥碗無不生氣云好好一



個男胎又小產掉了幾時方能得子見藥即氣實不出先生所料但何法可以救全還望先生大德素臣道老先生可進去與郡主斷定說晚生尚有一方可治必歡然服藥方能奏效若再有拂逆藥便不效病亦不起矣

此即神方趙芮沉吟正欲進說只見屏風後幾個宮女了鬟急走出來道郡主

有請想見屏風後宮女了鬟絡繹傳話報信如置驛然趙芮進去了一會出來說道拙荆已知先

生神術立等賜方痛哭流涕向學生說我們雖艱於得子但尚在壯年已

經坐喜將來自可生育母親也是這般勸解伏筆靈妙此時性命關頭專望挽

回斷不敢生氣叫學生仍前跪求說畢下跪素臣大喜扯住道如此恭喜

竟說恭喜真是明醫因將那一個順氣解鬱的方加重了分量病久之故說道不必更立

新方不另立方方是良醫趙芮見不另立方恐素臣尚挾前嫌日月力保必無此事

一面留進書房小酌一面着人料理藥餌飯剛喫完有兩個了鬟慌慌張

張的把趙芮請去日月驚疑說光景有些不妙素臣笑道不過是服藥下

去氣順鬱開積痰盡下如懸河決溜未免着忙耳掣得穩便是良醫須臾趙芮趨

至說道先生神劑立刻見效只是血下不止恐成脫症奈何素臣笑道連

笑字見趙芮日月皆門外漢也郡主壯年氣血甚盛何處云脫痰若不盡反成後患老先

生當聽其自下直至四五更天血色鮮紅方可煎薄粥湯服之說畢告辭

趙芮那裏肯放日月道吾兄須在此一宿以安病者之心弟因同司廉介

存得了子有公席賀他不能奉陪素臣道介存得子弟也該致賀兄可先

為道意伏筆靈妙因拱手分別那晚酒席之盛禮意之勤自不消說到明日天

明趙芮出來謝了又謝道不出先生所料幾個更次竟連下一桶多些紫

黑血塊到四更盡方見紅血五更喫了粥湯睡了一覺如今覺得心胸寬
泰思量飲食請先生進去一診看是如何素臣診了脈說病已全去寫了
一方道此不過安神順氣活血醒脾品多而分輕每日止須一劑喫了四
五劑就不須服藥總以極稠薄粥養之半月後纔進以飲食精神氣血必
較前更好也說罷告別趙芮苦苦畱住用了早膳纔送起身說道昨日承
先生責備學生知罪不敢言謝銘之於心斷不敢忘便了素臣回館與長
卿講論醫理日夜不倦不覺已是歲除正齋日月公分邀了長卿為兩西
席開筵度歲素臣酒後感懷成詩一律長卿接過花箋朗讀道

千里壯心辭骨肉三更殘臘對風塵頓跌有勢不須後日催前日切勿除

已見今人代替人并含時相之死燭泪正憐除夜影椒花又頌別年春工穩

且愁且愁是別個愁權時擱下且愁這個也寫元旦入妙而愁至裘馬其事愈微其痛愈深矣裘馬翻翻地何

計支離着此身通首一字一珠

眾人擊節嘆賞了一會說道出外之人不宜悲感明日歲朝皇上御殿大
宴百官二位先生早些同進朝去遊覽一回再往各名勝處登眺不要悶
悶的坐在館中徒傷懷抱次日五鼓約齊進朝由西華門而入到五鳳樓
後早望見金鑾殿上九鼎香烟氤氳氤氳如雲如霧從午門內倒穿出朝
來只見各官員陸續而至恰好趙芮領着兩個侍郎前面打着幾椀絳紗
燈許多人役簇擁而來素臣閃避不及趙芮作揖道謝着個家人將日月
請去素臣等都到兵部朝房口等候見一對對絳紗燈引着幾位官員入
內絳紗燈所引者俱此輩人蘭陵王之所由作也長卿指着開首一人說道這是尙書連世與趙

芮一鼻出氣人後邊兩侍郎皆其類也

伏連世妙在夾敘兩侍郎以滅其迹

素臣點首太息

少頃日月氣沖沖的走來素臣問其緣故日月道我那堂弟真是鄙夫說

弟婦感兄活命之恩况又不受錢帛要為兄圖個出身但怕兄性氣不好

託我相勸若得削方為圓便引去拜在安相名下不日就可進身被我剝

削了幾句說這位文兄是一個不趨炎勢的正人你休得以俗眼視之俗

情待之

非表素臣表日月也

素臣正待回答只見各官員一齊走動長卿等知是皇

上將次臨朝匆匆作別趕進午門去了素臣雙人步出東闕門要往國子

監中去摩挲石鼓素臣口占蘭陵王一闕念與雙人聽其詩曰

暫棲託身傍西華南角天街上車碾香塵馬簇飛花紅的燦一簾

珠落索捲起龍樓鳳閣好干官濟濟入通明朝下齊歌太平樂

聞時自猜度假饒少年心性不惡對針趙芮性氣不好之言秋風要便搏鵬鴉

也知道待漏金門之下仰聖瞻天共雀躍又何苦飄泊此轉可危非錯

吾豈忤看燈火幽窗儘堪寂寞詩書牢把儒冠縛肯因此棄去舊

時之學平生傲骨便死也不教磨却此轉可敬讀竟當為浮一大白

雙人贊道典麗而不靡壯浪而不微發乎情止乎理誠足奪坡公之席而

摩稼軒之壘但長卿等恐吾兄悲感故奉勸出來遊賞不料反增慨歎我

們他鄉之客還該放曠些纔好兩人一路說話竟出了神接入無痕直撞向一

位王妃的鳳轎上去嚇得兩旁侍從都失了色早有幾個宦官罵道前邊

這些護衛都瞎了眼麼怎放人闖進道來一面罵着一面來拏前面人役

俱趕回擒捉素臣雙人老大喫嚇無可解救試深思之只聽得鳳轎中妃子歎吐鳳

音說道我們沒設行帳兩位都是讀書人不必拏他好好扶他開去就是
了 即時解釋且稱兩位好 好尤屬奇變益當深思 那宦官怪異之至都不敢違拗說道造化你這

兩個孩子快些走罷素臣雙人如飛跑去接人無痕 雙人一

隻脚絆住一條繩子奇用力一躡只聽得許多人聲口齊叫一聲阿呀更奇

早鑽出一個人來鑽字細把雙人拉住素臣急回頭看時是街上搭的一個

布棚中間支着兩脚木架四邊地下都用小木橛釘了繩子把那布棚緊

緊的綳住繩子躡脫木橛木架倒下便把棚裏的桌子倒翻桌子上的東

西也都撒了滿地了素臣賠着小心道我們心慌撞倒了你的棚帳如今

幫你搭起來倘損壞了什麼賠償你便了那人方纔放手素臣雙人幫着

那人支起木架釘好繩橛扶起桌子板橈把地下的紙墨筆硯課筒歷本

水注筆架柬板戒尺字匣等物一件件收拾起來喜得是灰沙地土水注

硯瓦都沒打碎舉目看時只見木架中間還掛有一張紙帖上寫着江右

吳鐵口兼精星相測字如神十三箇大字兩層出落素臣等正待抽身只見鐵

口道這位老爺今年二十幾歲了素臣答以二十四歲雙人笑道素兄今

年該是二十五了素臣也笑道正是二十五我還記了昨日的年紀哩點元

且涉鐵口又道老爺去年見過驚嚇沒有如言未見則云今歲須防素臣道見過的你

問他怎麼鐵口點點頭說道須是死去活來的驚嚇纔算數哩如言些小驚嚇則云

今歲還要緊防如見過一大老爺請坐好小子替你細細一觀今日是大

年初一行動要討個利市就請升起冠來素臣纔知是要替他相面因他

說着大年初一要討利市雙人躡脫了他的棚帳不好回他只得坐下把

頭巾挺起露出額角鐵口道可惜髮際低了少年須見刑剋如云無刑剋則云子息兄

弟難招大老爺在堂麼句句素臣道先尊去世多年了鐵口道小子就知

道是要剋父的哩既并出口風即居之妻宮兩硬無傷有傷則一硬一軟也子息遲

招為美早招則關煞須防或寄名等類去歲的災星虧老爺躲過目下氣色墨滯又主有

血光之災淹纏之疾一交冬令諸難悉解將來交了眼運揚眉吐氣富貴

俱全一到四十以外便該八座了五十歲上出將入相廕子封妻二十餘

年大運壽元八十六歲後文所云過去者一味并相中該娶四五位尊寵

有七子送終未來海奉却有準有不準最妙凡起課求籤算命占夢等類皆如此方纔撞了楚府親王道兒

未免喫嚇將來便與他沾親帶故你往我來同為一殿之臣小子在此相

過二十多年從未遇此大富大貴大福大壽十全之相相金要尊重些上

海奉全不是那窮翰林的生活一兩五錢拏得出手的純是江湖相士聲口素臣笑

笑身邊去取銀包圍着的人俱眼睜睜地看着素臣夾寫有的說道相貌

果是不凡素臣相貌本好鐵口方好極力海奉鐵口又看着雙人道這位老爺便是早年發

達的了好人請坐近些待小子好看雙入只得將板櫬撥近鐵口把雙入

幘巾起了一起變換說道尊相少年也該有刑傷功名比不得那位老爺却

要早十年光景一生平穩不遇風波壽有古稀爵位止許九卿子息也只

好五位都趕不上那位老爺過去未來皆較略文小子遽相直言切勿見

怪素臣笑道爵位又卑子息又少尊駕相了一十餘年只怕從沒相過這

等醜相哩圍着的人都笑起來開筆涉趣兼發一笑以為先聲素臣解開銀包拈出一塊

銀子約有一二錢重遽與鐵口道連這位老爺都在內了鐵口道單是這



位老爺還差着哩好針鋒其語未畢素臣道我出恭要緊你收了再處便如飛的

跑向茅房裏去了妙妙若不出恭便不波瀾鐵口道老爺尊相原是萬中揀一因不及

那位老爺所以說休要見怪但尊相却是順風揚帆一生沒有挫折不比

那位老爺的大開大合常要擔驚受嚇周旋而兼解嘲只是一件差些一生常主

小人不足純是相經尤妙在抽出另講一段作一結尾鐵口正在支飾只見一箇大漢直擠過

來接人無痕鐵口高聲道好相貌可惜尚未遇時挑磚瓦人藍縷可知大漢道我沒錢句

回斷另開生面也不要相面只拆一箇字問尋人可尋得着鐵口見說沒錢便不

招攬不招攬相面非不為拆字懶懶的說道大年初一是要兩文錢一拆哩但恐其一錢也無故

先與斷定雙人看那大漢真好相貌便道你只顧替他拆我出錢便是鐵口忙

向大漢道你在匣內拏出一個字來懶字忙字繪出俗情那漢已挖兩文錢在手不須

代出尤妙指道就是這招牌上的如字罷不拏字生動鐵口取過東板拏起筆來忽

笑道原來水注內的水被這位老爺潑乾了間極細極那位爺替小子取些水

來眾人內就有一個伸手接過水注到水槽中取了水如飛遞過來情事宛然

鐵口在板上寫了一個女字一個口字問道你尋的是男人是女人那漢

答道是男人鐵口搖着頭道是女人一尋就着是男人再尋不着的那漢

道怎見得呢鐵口指着東板道這如字拆開不是一個女字一個口字是

只有女口並無男名的了頗通得去那漢蹙着眉頭眼中竟像要掛出淚來雙

人道拆字何足為憑就如此着急那漢將手內兩文錢丟與鐵口復向袋

中取出一條黃紙遞與雙人說道正陽門內關帝籤是準不過的這籤詩

甚是不好故此着急雙人看是第四十八籤上寫着

登山涉水正天寒

兄弟姻親那可安

不遇虎頭人一喚

全家誰保汝重歡

解曰

此籤家道不安慮妨人口孝服臨門逢貴人提挈方保漸亨不利遠行

雙人問道你尋的可是親戚那漢道正是兄弟姻親哩孝服臨門臨字甚

是不好鐵口道今日是大年初一我不好斷生斷死這籤詩說有孝服臨

門不憑籤而憑解與我拆的字一般你這令親多分是已死的了那漢忙

問道你拆的字並沒不好不過是尋不着罷了鐵口把如字頭上加了一

畫口字一直反勾出來說道這不是個死字頗通得去那漢滿眼垂淚掩住此

下恰值素臣解完了手走入棚來再掩此句更思下文那漢一見就喊道兀的不是

文相公麼至此方知出棗之妙那些圍看的人忙問大漢道你方纔拆字要尋的可

就是這位爺那漢答道正是只聽得那些人一齊笑將起來說道拆得好

準字開的一聲都散去了筆歌墨舞羞得鐵口滿面通紅做聲不得也不敢再

索相金收了再處必有添頭乃如此歸結極事勢之變即極文章之變素臣雙人拱一拱手忙走出棚素

臣根問那漢那漢一五一十的說將出來正是

魚吞香餌連鈎噉

鳥着朱絲帶箭飛

總評

素臣喚醒了緣處絕似葱嶺人說法但佛教欲人入空素臣欲人步

實如冰炭耳孔子言道德老聃亦云道德意正相反安得以病此書

了緣聽素臣一番說話驚出一身冷汗頓覺心地清涼頭目爽豁亦

似棒喝禪悟但素臣當下及於了緣起床自己上岸時復諄諄囑咐

恐致復發與釋家一超直入如來地者大不同矣儒教知後必踐以行釋教一知便了此人禽關也讀者察之

素臣於了緣則力勸其擇配於法雨則力勸其歸儒真聖賢心胸隨時隨處痼瘕在抱之念厥後兩人俱能受教所關固大而卽此時力勸已盡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心孟子言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卽是此意

素臣入京讀者拭目時公保奏而至則已病病卽不起與素臣且不
得略交一言文之變幻固已特不知其意指所在考成化朝用彭時
商輅則治用萬安劉吉則亂則時公之死正治亂關頭不可不詳且
素臣又爲撥亂反治之人故於時相死時卽當一寫素臣入京暗爲
接筭剝窮上反下此易理也不知易者未可強讀此書

或問素臣入京旣爲時相接筭自應執手叮嚀以天下爲託何以不
交一言曰此書之妙妙在無一直筆呆筆淺露之筆若果執手叮嚀
呆直淺露無惡不備矣且彭時何足開素臣之先一執手叮嚀則素
臣異日設施皆時公之教命主人本傳削色矣故以不交一言截而
斷之更以祛呆直淺露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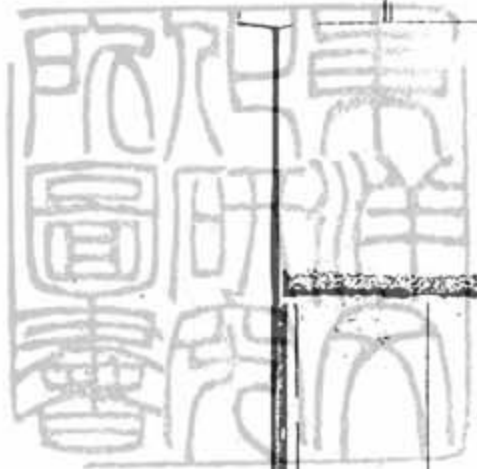
素臣入京固爲治亂接筭亦爲得交長卿諸賢起見雲從龍風從虎
有主持不可無夾輔此素臣雖不得時相保薦而亦必入京之故也
譬之軍旅素臣其主帥也長卿輩其偏裨也奚薛輩其卒徒也偏裨
固不可缺卒徒獨可廢乎則素臣入京又爲結識奚薛之故

素臣非入京不遇奚薛入京而時相不死時相死而不闖王妃之道
闖道而不撞翻帳棚卽不得相面不能遇劉大以遇奚薛屈曲如遊
龍稗官小說家豈易學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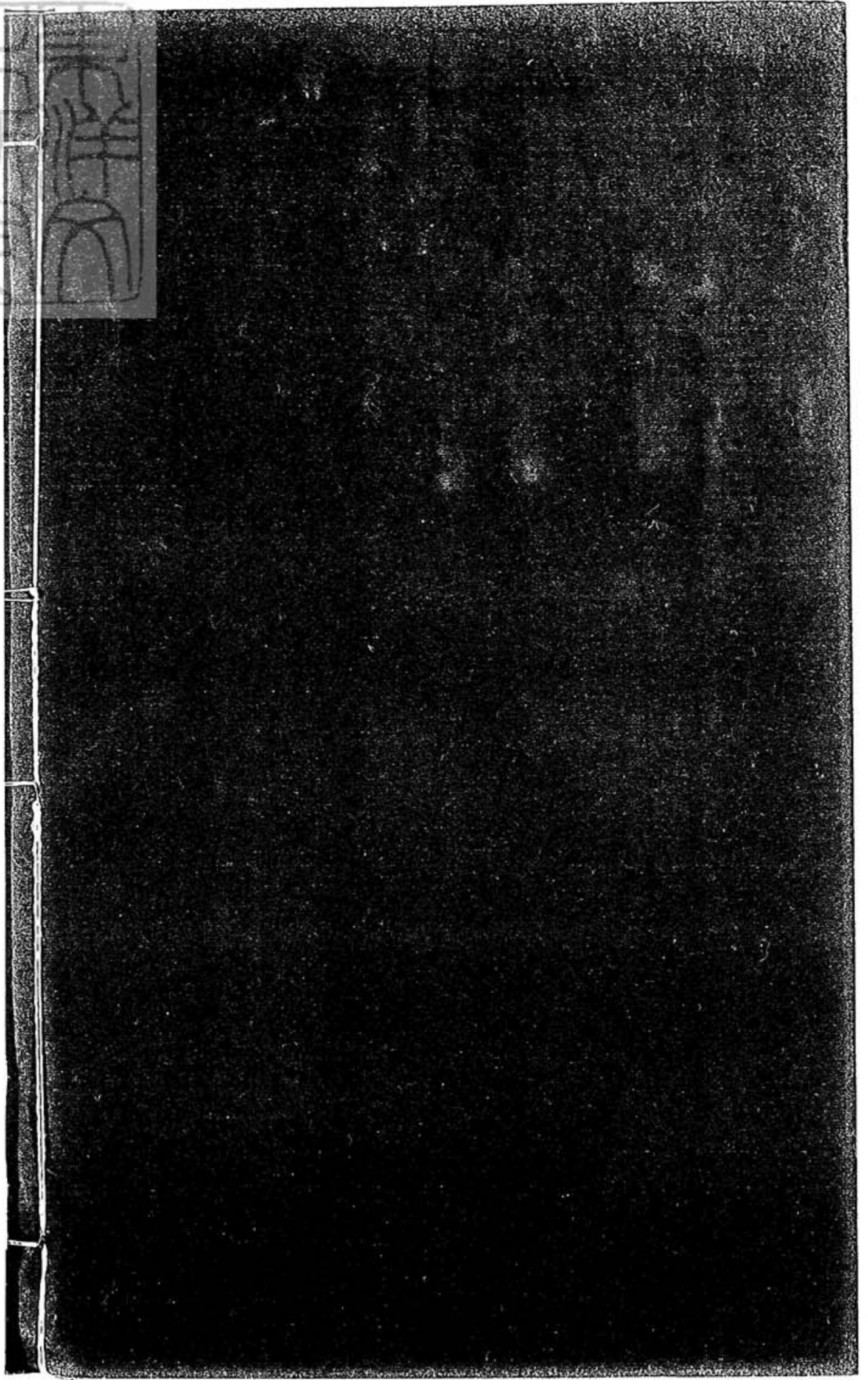
素臣闖道王妃口吐鳳音免其拏捉讀者不解其故或疑爲王妃之
度孰知其上環趙芮下顧金羽有草蛇灰線匣劍帷燈之妙

但於郡主口內露出一母親事於鐵口內露一楚府事而歎吐鳳音
之妃子卽知爲楚王之妃卽知其釋放而并稱二位稱好好之故其
筆墨之靈活至矣極矣尤妙在始終不露其故令明者自悟此真神
鬼於文者矣

闖王妃道而相士乃云親王且云楚府是大概看其儀仗或認識楚
府一內監一護衛因無行帳而指爲楚府親王也是爲點睛之筆
寫相面卽無一句非相士聲口妙在離合參半明照後文而不着呆
相結末衆人同聲發笑一閃而散尤使筆墨俱化烟雲



所入
圖
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雙紅堂
小說

雙紅堂
小說
88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武字卷之二

第十回

劉虎臣說大話惹出盜來

文素臣費小心放將盜去

那漢便是劉大郎路上告訴素臣道小人自別相公回家就收了店每日

在家學弩弩已熟矣大話之根那知從前來嚇詐的汎差地方心裏記恨因府縣發

下告示禁約不能奈何小人就去與松庵一個護法說了竟說寺裏的火

是小人放的那護法是東廠斬太監的姪兒名叫斬仁大書特書在家倚勢無

惡不為松庵傳授他採戰之訣逢迎他叛逆之計相好無比實松庵的俗

家住在山後有一二百個人丁都是他的黨羽虛還結連海島裏一班流

盜在海面上截邀客商實近年來常載金銀假着賒毡帽夏布與人往來

發貨討帳的名目散給軍糧劄付將來竟要大弄素臣失驚道你這話是

真是假前在你家怎絕不提起我只知靳直擅權其姪靳仁頗有好善樂

施仁厚之名故從前並不在意補筆出奇真所謂筆補造化天無功怎說是無惡不為大郎

道這些惡端是靳仁府裏一個奶公說的奶公即後所云單傳者從前小人原不知

道靳仁陰謀不軌因此買伏民心每年施捨棺木棉襖藥餌薑粥之類有

膂力拳棒的投奔他都肯收留資送窮苦的親朋鄉里也肯周濟又叫人

各處馬頭市集日夜行船上傳說他許多仁義故此江浙一帶都稱他為

孟嘗君素臣嘆道原來如此人不易知此靳仁之假仁假義亦有些小作

你且說靳仁便怎樣奈何你劉大之言本該直聽到底因其事甚大且

單善之妙大郎道靳仁聽了謊話合他黨羽黑夜前來抄殺虧了一箇舊隣單傳

同音與小人相好他的妻子羊大嫂在靳府做奶娘得了風聲悄悄送信

叫小人逃避小人連夜搬到城裏一個親戚張皮匠家藏着果然到次日

夜間強盜就來打開門面見沒人纔罷還連累了同街一個鹽店打劫了

好些銀兩去小人躲了幾日趕到吳江來尋相公那知相公已進了京一

路趕進京來受了暑氣在山東台兒莊生起病來喫了混帳醫生的藥幾

乎死了淹淹纏纏的病了三四個月把盤費衣服都弄光了因被褥在路

尚有趕進京纔知時太師已死又找不着相公寓處進退無門流落在琉

璃廠裏替匠頭挑磚瓦過日閒着就出來尋訪總沒尋處不料今日也被

小人尋着了素臣着急道你出來了半年多些大嫂和璇姐在家怎樣度

日呢更怕斬賊另起風波

伏筆

這事怎處大郎道這却不妨

托

我那親戚做

人老實

一不妨也而權不老實

住的是連兵部的房子

二不妨也而禍即由兵部之子

在他府門裏

面三不妨也而公子便於窺探撥門

聞人不敢進去

四不妨也而管門救火去矣

又在禁城之內

五不妨也

而差人執票可拘

料不妨事

托

前日相公存下的銀子儘夠他們盤纏哩

只此句料定非

有老兄臨終所寄

素臣道這事終究不安我必須回去方好一面說一面走到館

中館童連忙搬出酒飯三人同喫雙人將籤詩交還大郎說正陽門關帝

籤箸最靈緣何也有不準的時候素臣道別籤箸吉則通首皆吉凶則

通首皆凶故多不準關公籤詩凶中有吉吉中有凶又多兩岐之言影射

之字故易於準乃做籤詩者得訣非關公獨靈也

才子眼大如箕即此可見

其旁註聖

意解日即泥於一端故多有不準耳一面說一面接來看過就燎在煤爐

裏籤詩歸結細極

說道這籤却也當得準字鐵口姓吳算不得虎頭人嗎雙人連

連點首素臣復問大郎你是那一日搬的我來尋你見門上好好的鎖着

隣人也並沒說被盜的話大郎道小人是五月初五日晚間搬的素臣點

點頭道我正是五月初六日在你門首那時尙沒被盜若不遇頂風早得

與你相會了總是數該如此雙人道今日之遇又算是湊巧的了我們若

不闖王妃的道定不撞倒吳鐵口棚帳便不至相面擔閣劉兄便不能相

遇了

非自表其文心之真曲正提清線索也

素臣太息道遇了劉兄又不知生出許多事來

明說大郎生事照下險極靈極却毫不犯實故妙

天下事總有定數人在暗中自不覺耳因着館

童尋了正齋回來

細極是元日

說知緣故并於明日告別正齋苦留不住因取

歷本看過道初二是斷斷不能初五黃道竟是這日罷了素臣應允一面

辭別洪趙二友一面令大郎去取行李到得晚來日月長卿雙人都把鋪蓋取到并大郎的一齊鋪在炕上搬磚瓦人鋪蓋必有可觀一齊鋪上何等闊大正齋也將被褥

取出大郎見自己被褥蕩破衣衫藍縷兼有四人的羔狐錦緞相形素臣雖寒士而既為袁趙西席契友故亦非狐即羔非錦即緞羞得面紅耳赤所謂何計支離着此身也在素臣猶為詩人架空在大郎

實為狐貉與立自非季路孰能堪之素臣道在座無一俗人不必介意但短衣窳不雅觀因把自己一件舊袍令其穿着并無縵袍可衣半日熟視無視素臣等可謂義皇上人須臾擺上酒肴

是正齋餞行痛飲暢談至三更上炕復設至四更鼓絕方睡初二日輪着日月初三日輪着長卿席散都仍至素臣館中同宿到初四這一日是袁

洪趙三人公席雙人也搭了一分細公餞素臣酒至數巡長卿舉杯向素臣道目今官監當權掌絲綸者依阿趨奉銓部既與交通本兵為其頤指

九卿望塵而拜臺官鉗口不言以致賄賂公行盜賊蠶起將來時事大有可虞吾兄抱負非常經綸素裕我等俱係心交當此遠別請一白所懷以

慰眾望復接言志之局奇妙素臣謙讓不遑雙人道素兄志在擴清二氏獨尊聖教因把家中言志之事述了一遍長卿等俱酌酒稱賀道此不朽之功無疆

之福也與前七人同贊一字不易以為關鍵撥亂反正不待言矣逼着素臣飲了三杯一杯

獨劉大一杯活變之至長卿復問雙入素臣也將家中所言述出因也奉了三爵素臣雙入請教長卿等之志日月道弟願為司徒之官立限田之制使富者

不得兼并貧者皆有恒業廣蠶桑於西北禁奢靡於東南除鹽鐵之禁蠲米糧之稅以惠農通商俾民皆富足然後教化可得而行也正齋道非曰

能之願孝焉則弟所竊願者端在禮樂之事矣明用論語聯絡而兩人志與論語無一雷同今

之冠禮久廢婚喪祭祀非藝則誣而吵親火葬淫祀尤其甚者宜反而悉衷於古其通俗而無害於義者存之至樂則盡放鄭聲以復雅樂琵琶絃索艷曲淫詞俱付之祖龍一炬此弟之志也

兩人連論然後賀酒較前變換

素臣道衣食

係生民之命禮樂為教化之原二兄有志於此社稷之福蒼生之慶也因

各賀了三爵長卿道弟之志在退小人進君子屏刑法之科而化民以德

陋漢唐之治而責難於君顧其學甚難其功非易不過空懷此願以沒世

而已素臣道此臯禹之經綸也非長卿兄不能行亦不敢言也奉了長卿

三爵眾人賀畢長卿隨問及大郎大郎慌立起身說道洪爺是取笑小人

了小人何人敢有何志長卿道兄不要太謙了兄形如伏虎音若洪鐘後

福不小但未遇時耳安得無志大郎惶悚非常抵死不答

大郎一味婉順

素臣道

劉兄是常開平吳江陰一輩人雖不言志其志可知也

雖不言而如言雖如言而仍未言靈

妙無長卿點頭稱是因也奉上三爵大郎苦辭不獲只得與眾人對飲一

爵

明以別於諸友

是日直飲至五鼓纔罷次日起身長卿等良朋分散學徒感戀

先生

細不詳敘者以所重不在此

悲淚自不消說連大郎也陪着出了許多眼淚長卿

等諄囑為國自愛而別

劈頭提正否則幾於兒女情長

素臣繞道至保定別過觀水

細催

着車夫趕了五六日光景這日正走到東阿縣地方只見四面皆山樹木

叢雜素臣道劉兄我們一路來看那些樹皮都剝盡了村莊上一堆柴草

沒有居民鳩形鵠面逃荒的沿路不絕自古道凶荒多盜此處山勢險惡

恐有歹人出沒須要小心

高見遠慮

大郎道小人也是這般想頭但靠托相公

本事就有盜賊何足為懼

此猶可

就是小人仗着相公傳授并自己的膂力

約摸三五十個漢子也還抵當得住這強盜若想着我們可知晦氣哩此

不可然非此何大郎正在誇口早有一人縱馬而過說道好大話一頭笑由得遇奚薛

着把馬加上一鞭飛也似的去了素臣埋冤道劉兄你闖出禍來了大郎

道這人甚是文弱不像個歹人活寫初還是過路的聽着小人言語認是

扯架子裝空頭的人故此作笑明說自己非扯架裝空仍是誇口話也大

耳我們也不管是好是歹都留些神罷了素臣道天下能者儘多劉兄

怎便說此滿話這人一笑定起干戈三五十蠢漢兄便抵當得住一兩個

好漢兄便有些費手了大郎概言漢子素臣以後說話務要謹慎江湖上

不是當要的哩大郎唯唯遵命口服非又攬過一重岡子只聽呀的一聲

一枝響箭望着素臣喉管邊直擦過來下戰素臣一手綽住折作兩段擲

將過去批戰說道不好強盜來了兩人齊跳下車大郎買賣已到那車夫

已是滾下地去夾寫車夫只見山岡那邊跑出一二十箇強盜大半彪形

虎背盜止十二故却擎着器械掛着弓箭騎着高頭駿馬七八十個馬蹄

翻飯相似潑風價的趕來素臣手中並無器械未免慌張大郎並不

把手一覆早發出兩枝弩箭那當頭的一個強盜把棍一撥一枝箭早已

落地一箭已那一個把身軀一紐這箭從肩膀邊直鑽過去反把後面的

強盜射倒了一個兩箭落空不防大郎又發出兩枝連弩都向着當先的

咽喉鑽去前遠此近故一個把頭一低恰好中在頭盔上不說不中偏說

那一個躲閃不及張口一咬可的咬一箇正着險些穿入喉嚨中去不

不穿喉偏說都嚇出一身冷汗反着此句妙不可言一作留大郎身那兩

險些穿喉妙

分一作使下文陡絕故作順逆之勢

正馬已是趕到兩條棍子齊齊的望大郎頭臉直劈下來險語大郎發怒

不及加一陪方纔害怕可見從前並不害怕但此時纔怕晚矣非素臣素

臣迎上一步將兩臂儘力一架兩條棍子一齊折作兩段大郎頭臉能那

兩個盜首便各拏斷棍非無腰刀向着素臣劈打後面的強盜一擁裹上

各掣腰刀板斧風一般砍斫大郎着急轉身把車撞死力一扳此在素臣

各盜砍扳斷了半截輪在手中橫七豎八招架此在素臣架素臣身子一

蹲就地滾去把匹馬滾折了一隻腿此即大郎橫七那馬負痛直掀去

馬上的強盜便直跌下來素臣趁便奪了他手中的腰刀在強盜堆裏大

殺起來一路危險之至此素臣有刀將兩箇盜首撇去斷棍掣出腰刀方

換大郎雖然勇猛却是不會武藝一味蠻打臂上早着一刀素臣滾入盜

當兩盜首大叫一聲負痛逃走所謂一兩個好被一箇強盜暗放一枝冷

箭射中大腿倒在地上強盜不晦氣眾盜正在亂竄素臣大素臣忽然着

慌大郎倒一面招架為欲撈大郎故不一面撈着夾在腋下撈字夾字殺

開一條血路落荒而走強盜得勢素臣大殺時強盜失縱馬趕來素臣脇

下夾着一條大漢又是步行如何得脫危險正在危急之時只聽見一匹

兒騾吼吼的嘶着怪聲直奔上來特寫素臣定睛看那騎騾之人却是景

日京天外不覺大喜道老弟來得正好日京並不回言揣着一根鐵尺飛

也似的奔那強盜去了活繪那強盜騎的馬匹聽着兒騾吼聲屎尿都嚇

了出來特寫一齊掣轉頭往山岡上沒命跑回素臣忙喊道老弟休要追

趕日京正在性發那裏肯住活繪那兒騾咬馬又是他的本性如流星趕

月一般逢山過山逢水過水直追將去了素臣放下劉大只得二字寫素臣老成

也大拔步趕去趕到一重崗上見有兩個跑散的強人正在那裏歇息一

個是被大郎弩箭所傷一箇是被素臣滾落馬來跌閃了腿的忽見素臣

追至料逃不脫跪地求饒素臣把兩人腰內搭膊解下背箭綁住兩手喝

令引導二盜只得負痛前行大郎將臂腿紮好在地下拾了兩根斷棍也

趕上來少留大郎地步大家押着前去只見對面崗子上日京已被強盜殺敗下

來見有接應回轉身仍復追過崗去活繪日京那眾盜拚命迎鬪這番却都是

步戰怎當素臣神勇不片刻早砍翻一個一個往亂林裏沒命的跑去其

餘的一閃都走了素臣捉了一個盜首并押去的兩個說道窮寇莫追我

們快些回去罷日京道我的騾子被他搶了去哩素臣道有這三箇強盜

在此怕他則甚但是怎樣被他搶去的日京道我趕過兩重崗子他們都

下了馬了團團圍住與弟併命騾子腿上着了一刀亂掀亂跳我便縱脫

騾子便被他搶去了一會走上大路只見車夫坐在地上兀是發抖日京

笑道這樣膿包也出來走道兒素臣問前去多路纔有宿頭車夫道要走

二十里纔有宿頭日頭又下去了怎走得及素臣道這也顧不得快些趕

去車夫只得起來收拾車子忽地失驚道呵呀車損都被強盜大王爺爺

打折了可見半日純是發抖強盜大王爺爺稱呼奇妙出口本是強盜因有三盜在面故復稱以大王爺爺總是怕極神情怎麼走

呢大郎道倒不是強盜打折的如今没法把繩綁縛起來指着強盜說道

我們押着他三個推便了日京道那一個不用力的喫我一鐵尺三個強

盜暗暗叫苦走不半里只見遠遠的火把遂明一隊人趕下崗子來無馬何故

素臣提著腰刀日京措了鐵尺飛步迎去大郎不迎非怯也為押三盜故却見來人有八

九個都把兩手反綁着有兩個嘍囉模樣四隻手擎着七八把火亮非無

人多恐致疑耳素臣料是用苦肉計按刀而待須臾走到跟前一齊跪下那個盜

首朗朗的說道咱們雖跪求而稱謂不屈原是良民只為貪官酷吏逼迫至此事由

和尚而言貪官酷吏舉重而言也雖在緣林並不打家劫舍奇除了和尚之外從沒妄殺

一人更奇兄弟十二人誓同生死今日被爺們拏了三個咱們要逃也連夜走

了何至打算逃走緣三盜被拏必至送官兵捕不足畏何以當此三人故只有逃走一着因遂思出此苦肉計也只是念着弟兄

情分心裏過不去如今都來替爺們磕頭先以禮求情願多送些買命錢次以利誘

是一層饒了咱三個弟兄性命若爺不愛錢為義氣上肯饒放咱們咱們便

刻着爺的長生位朝夕禮拜有用着咱們去處情願殺身圖報次以義氣感動是二層

若決不肯饒就把咱們一齊砍了省得弟兄們東分西散次以苦肉計是三層只

求不要解官免受贓官惡氣情願死在好漢寶刀之下誓不皺眉句句響是表矣

奇素臣道我等清白傳家肯受盜賊贓物響只須除盜安民原不解送官

府響你們同惡相濟有甚義氣響我非江湖豪傑又為甚義氣放你響但

既以禮求逐層破答只看禮求上略為通融若不放你這三個弟兄只道我没有慈心若

空空放去縱盜廢法又墮入你們套中響喊破苦肉計也罷此始為轉計把他

三人放去以至你弟兄情分把你們殺了以正朝廷國法響即奚奇一席響語不意復有

此一席轟雷也你們情願不情願那些強盜齊答道咱們情願素臣颺的

一聲掣起腰刀措住那為首的一個強盜望着頸上便砍那盜首神色不

動伸頸受刑眾盜齊答情願或係先會算到此則真勇不可偽為正是

江湖也學忠臣樣 引頸從容受極刑

素臣把刀收住正在沉吟只見推車的三個強盜一齊跪下痛哭道咱們

已經被擒應該就死如何連累別人爺只把咱個三箇斫了就是素臣尙

未開言日京大喊起來道活繪素兄罷了放他們去罷大郎也來勸着腿臂

疼否而亦相勸素臣道強盜是好放的嗎沉吟且待我看來一手拏過火

亮細把眾盜照看只見個個猙獰人人勇猛兩箇盜首生得更魁梧但

見

一個鐵面劍眉一鼻狐懸如玉柱一個虎頭燕頤雙眸四角有寒

光一個口似懸盆亂簇髭鬚遮不盡一個耳如垂瓠直從腮頰掛

將來一個索綁繩穿兀自威風凜凜一個愁眉淚眼猶然氣象昂

昂四膝落塵埃此日劇憐如伏虎一朝得雲雨他年端不讓飛熊

素臣太息道草澤之內固大有人聽其言察其氣觀其貌知非常親為解

其綁縛已動結說道你們都去罷即遣之去亦眾盜叩謝起來求問素臣

等名姓素臣道萍水相逢一霎便飄流開去是過記恩記怨總是枉然本

結識故你們若改邪皈正後會正自有期即勸以正義倘然怙惡不悛就

永無相見之日了復休以禍總何必致問那兩個盜首道恩爺雖不望報

小人們實有良心恩爺小人就是供一牌位燒一炷香也是小人們一點

微意素臣道大丈夫怒則刀兵喜則杯酒偶然感觸開籠縱桫何足為恩

亦無可感一派天人話頭奚既是你們好意試掩下我和你相逢此地就

稱我們為東阿生罷了一派天人話說畢催着車夫就要動身眾盜一齊跪下

道所感者深此去宿頭有十七八里山徑崎嶇樹木叢雜積雪未化路滑難行

况車已斷損腹中饑餒尤為費力小人們見恩翁貌若天人勇力蓋世兼

之氣概非常貌勇早見氣概則適始得之斗膽欲請至山莊款留一宿略聞唾咳明日

五鼓送行也不枉虛生人世倘有異心天誅地殛盜穴本難留客不得不矢以誓素臣暗

想大郎受傷固該早息路遠腹虛車又斷損實屬難行這些人心術畢竟

如何亦須討一下落因笑說道大丈夫推誠相與蠻貊可行昔齊賢從盜

乞食張綱卧寢賊營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何必發誓響眾盜大喜歡呼

所感者深如唱凱歌一般氣象萬千幾個執着火亮幾箇扛着車子叫車夫趕着頭

口簇擁而行過了一重崗子有一二十個嘍囉執火而來盜首喝令前行

又過了兩重崗子顯出一所莊院門前一灣澗水四面環着合抱的樹木

兩邊有百十餘家村落正在那山坳中間滿山都是松樹伏筆無痕層層圍裹

轉來甚是藏風聚氣走到澗邊却是一條木橋莊內跑出一羣有四五十

隻獵犬可謂守橋犬都是高頸瘦足捲尾鉤身抵一篇獵犬賦向着素臣等直撲將來

兩個盜首在面後吆喝了一聲便齊齊的掣回身子搖尾而行如引導一

般先跑入莊門去間情伏筆素臣等進入廳堂各盜領着頭目重複叩頭致謝

素臣扶起問其名姓方知為首二人一個姓奚名奇一個姓葉名豪都是

汶上縣人二人也問素臣等姓名素臣方始說與知道喫過了茶就有一

個嘍囉送上一大包藥葉豪道這是神效刀瘡之藥替劉爺着些尙敢說大話否

小人受恩爺一刀和帶傷的兄弟們非傷及多人何云一條血路也都要用着哩大郎

忙把傷處解開奚奇替他搽上包紮好了受傷各盜自去敷搽嘍囉已盪

出酒來素臣叫奚葉同坐兩人抵死推辭自此進而稱人以後稱壯士稱兄盜字絕口不提是春秋書法

却被日京一手一個扯住喊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快些坐下罷不然就

要和你厮打哩活繪日京二人只得坐下先擺的兔脯獐乾鹿肥虎肉現成乾菜後

獻上蒸猪蒸羊燒雞燒鴨是新收拾出來桌前架着一二尺長六七寸圍圓熠騰

騰爍石流金的火炭大家放量而飲飲至半酣酒力內發火勢外熾一個

個都熱出汗來嘍囉提着一隻炭正待倒下盆去被日京兜臂一把失聲

叫喚素臣忙問何故奚葉驚喝嘍囉驚者怕觸怒日京日京道再倒下去

便把人炙焦了此答素臣却不干他事是我着急捻得重了些不道他皮肉這

般軟嫩此答奚葉日京莽性如繪素臣大笑席散後問奚葉道你們說除和尚之外從

沒殺人想與和尚有仇嗎此急須問明奚奇道小人住在汶上縣西門外離城

十里一個大慈悲寺管下的房頭叫做清淨招提好庵名間壁三十三字句那招

提內住持號叫百空是寺裏大和尚真如付拂的徒弟那真如生得相貌

豐富能言舌辯結交官府與京裏大老爺都有線索在府縣面前說話一

說一靈是大和尚這百空靠着真如聲勢然則百空之惡皆真如之惡矣專一結交書吏一寫

得絕好呈狀二替人包打官司三庵裏造着盆堂宰殺賊牛賊馬四開場

放賭五紮囤詐錢六山東一帶大道上的土妓每月有他的常例七若少

缺了官府就差人下鄉驅逐官府為奸僧比較展食可歎遮莫幹下些不公不法的事

官府捕捉要緊只買得動他收畱在庵應捕人等便不敢去拏八更有一

椿傷天理的事是酷好男風九庵裏絕標致的沙彌有五七個儘他受用

兀自在外搜括但是瞧見清秀小夥便設計弄入庵中取樂又最喜姦弄

第一卷書 第十回 武

幼童男風內抽出幼童湊成十惡常常把小孩子屁眼弄破鮮血淋漓啼啼哭哭父母

知道只可鼻涕眼淚出氣啞屁也不敢放一個奇話奚奇等正說到那裏被

日京將手裏一椀撮泡濃茶向火盆裏一摔潑得那火灰轟起飛了素臣

等一頭奇事奇交素臣驚訝道日京這又是什麼緣故奚奇葉豪滿臉失色嘍

囉們連私下站聽的頭目細極本係散遺頭目但令嘍囉伏侍而頭目遇此等異人必有瞻仰顏色欲聽警咳者故云私

站俱嚇得面面厮覷日京擦着肚子道小弟聽着和尚無法無天的作惡

氣得慌了活繪日京素臣笑道原來是這箇緣故却干這茶椀甚事把來摔破

了補出槐破奚壯士且把這話說完日京休再發莽性少刻便見奚奇纔放了心說

道却是那一年小人隔壁隣家一個小孩子年止九歲跑到庵裏去頑耍

被他捉到房中一頓狠弄把這孩子的屁眼直豁到雞巴根子邊去淌了

一袴子鮮血死了過去那賊秃叫人扛到他家說是爬在樹上騎豁了的

他父母喊醒轉來問明緣故請了醫生醫治不好到半夜裏就痛死了他

母親亂磕亂撞要死不活哭得好不傷心又不敢傷犯那賊秃只把心口

狠捶道死了我了死了我了小人聽了一夜氣極性發一早起來要痛打

這賊秃出氣湊着這賊秃走出庵來被小人劈心一拳不料登時打死日

京拍案大叫道打得好打得好我聽你說了半日的話把肚子幾乎脹破

若不是一拳打死就和你併個死活償那小孩子的命哩活繪日京筆筆飛舞素臣

不覺大笑連奚葉眾人都忍笑不住獨大郎不驚不笑聲息俱民試思何故奚奇又說道小

人幸無父母妻子連夜逃走走到此地被眾兄弟出來邀截因鬪小人不

下勸說入夥小人暫且安身後來官府着落遠親近鄰追拏這葉兄弟與

下勸說入夥小人暫且安身後來官府着落遠親近鄰追拏這葉兄弟與

小人相好漸漸要着他身上便也逃在外邊直到去年二月裏纔到此聚義的小人們一來事因和尚而起二則見那些和尚姦淫邪盜無所不為各處庵寺大概如此故此對天發誓遇着和尚都不放生取出心肝做湯醒酒素臣道這也罷了只是你們在此胡做官府怎生容得不來捕捉這些莊鄰如何也不舉報任憑你們作為呢奚奇道如今人怕的是兇道盡世情官府也差過幾次人來收捕被小人們都趕散了出盡兵捕之醜走不迭的也磕

傷了幾個加倍醜州縣官每月出甘結說所管地方並無盜賊若要申文出

去請兵派將他如何敢呢道盡衰世苟且養癰之弊這些莊隣莫說不肯首報還惟恐

我們不做這勾當呢素臣道這是為何葉豪接着說道奚奇無自表之理故用葉豪接說

從前眾兄弟在此還是無紀之師隣里都懷畏懼到奚大哥入了夥就整

頓起來立有禁約虛迫一筆號令嚴明止劫富商大賈汚吏貪官違令者軍法

從事大家都有約束不敢無事生風與這些隣里真是秋毫無犯了當先

縣裏拏着一起賊盜就下鄉來斂錢牧民須知若不給他就攀在案裏等你辯

得明白已是破了家了更須知就是大道上餓死一個無名乞丐官河內漂

出一個無主浮屍都要來生發銀錢須知其餘借車借馬須知查賭須知查娼須知

禁私宰須知捉私鹽須知斂丁錢須知派冊費須知編保甲須知散由單須知挨排里長

須知查勘堡房須知每月出具並無盜賊生發奸匪容留及積年逃兇逃盜在

境甘結須知道不盡的許多名色色色俱要費錢總一句包舉無遺攪得村裏人家

雞犬不甯夜裏都是擔驚受怕睡不着的丙有善政至衰世則同為擾民之政牧民者當各書一通置諸

右如今小人們聚在此處那些汛快弓兵及一切差牌影也沒一個來了

村裏人種地的種地摸魚的摸魚牧牛放鴨樵柴紡紗日裏安心去幹那
正經鬧着就說朝報下屎碁到夜裏上床一覺直到天明好不快活遇着
荒年問小人們借貸些籽本強盜居然官府且為民父母之官府矣將就苦過守等下次的

田場再不肯出去逃荒別村裏的人眼睜睜地看着都不伏氣恨不得都
擠到這村來住恩爺不見一路的樹皮都剝光了小人這村裏可有一株

沒皮的樹他還肯舉報我們麼素臣忽地感觸結識之根太息道胥吏如此作

奸官府全無覺察皇上本自聖明臣子之言而不能照及覆盆之下股肱耳目

之謂何此不得為宰相御史寬也日京等俱點頭長歎奚奇道從前時太

師當國奸臣還有懼礙自從安太師藥死了時太師與靳太監趙吏部連

兵部一班人狼狽為奸朝裏通沒正人外邊官府非貪卽酷盜賊日多一

日另言盜賊想見奚奇百姓越發苦了官府不知而強盜知之素臣笑道時太師好

好病死怎說是安太師藥死奚奇道這原是村裏人的朝報說時太師參

了安太師進什麼春方就被他藥死的素臣道時公死時我現在他寓中

安相擬時相參本係我家叔手筆又受靳直囑托特參謫降這是有的若

說藥死時公這真是村中朝報了奚奇道原來這是假的只是安太師一

味貪財歡喜奉承內外大小官員都只管逢迎上官進奉財帛公行賄賂

把民間的事一毫不管古今通病如今山東地方盜賊雖多還沒甚大事那青

登萊三府海島中江洋大盜都靠着妙相禪師松庵和尚并番僧的勢力

無所不為只怕將來就有大事哩素臣急問怎又有甚松庵和尚奚奇言

無數句逗出根苗正是

逆豎陰謀入明鏡

闡墳洩氣露機械

總評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頗怪素臣志在除奸而身歷杭城絕不向闡孽斬仁一加訪察以爲智者千慮之一失讀至此回素臣與劉大問答方悔讀書人最忌性急一性急便令著書人齒冷也

一言志耳言於家者十人言於途者一人言於京者五人已極錯綜變化而於家則先到止有九人於途則係旁人代說於京則劉大並未發言且抽敘一觀水不入言志之局而實開言志之端遂使錯綜如河洛之數其生不窮變化如雲龍之形其態百出真足令史遷槁舌矣

言志惟諸友中未遇時者得與故戴劉王馬諸公卽不列名何以并與劉大又獨與劉大而遺白鐵賽尹諸君乎曰劉大亦未遇時者列一劉大而曰開平江陰一輩人雖不言志其志可知則白鐵賽尹諸君視此矣而劉大究未言志也且此番賀酒概飲三爵而劉大獨飲一爵更顯別於長卿諸友矣慘淡經營其心獨苦出沒變幻其筆愈神能讀此書則史漢三國隨目而下無不了了矣

說大話人乃至當場出醜劉大之膂力精神更有素臣神勇猶且幾入虎口況他人乎天下英雄豪傑讀至此回俱當自認雞肋免領尊拳勿蹈劉大之覆轍

第一奇書野叟曝言武字卷之二

第十一回

為尋姬欣逢豪傑

因失怕遲悞婚姻

照原
缺

本心原並不要殺人的素臣回頭向大郎道何如我說是你這大話闖出
來的大郎羞得要死緋紅兩頰做聲不得日京道我好容易得見劉兄要
合他說幾句闊別的話他並不瞅睬我正怪着他

日京最愛大郎見面乃
無一語補筆兼作伏筆

靈妙兼為
大郎寫生原來有這個緣故

此未得緣故
以後心事

怪道劉兄今日總沒興頭終席

低着頭一句話也沒說

此既得緣故
以後心事

素兄你怎還要埋冤他

深愛
大郎

全虧他

這幾句大話今日與眾好漢相聚將來倘有際遇幫着你剿除叛逆纔知

道他這大話的好處哩

不特不當埋冤并該感激起落真如兔鶻

素臣道大智若愚大勇若怯

我不是要埋冤他正深愛着他

同一深愛素臣以德日京以姑息

要他藏鋒斂鐔以成大

器老弟亦犯此病以後都要收斂纔是

日京不欲埋冤大郎素臣并埋冤日京起落真如兔鶻

大郎

連連應諾承文相公教訓小人心窩裏都是感激的小人靠着練得弩熟

指出大話之根

一時放肆以後再不敢亂說大話了日京道小弟以後連口也不

開罷了素臣道你們重義輕生不同草寇

此內包有葉豪一段話

已感我心

即忽然感觸

如今看這些禁約更覺心中憐愛你們相貌魁梧心地明白將來大有出

頭先獎

斷不可自暴自棄須要反邪皈正替朝廷出力博個封妻蔭子顯

親揚名

次歆動之

比如方纔被我所殺替你們細想非但作刀頭之鬼不空擔

一箇污名了麼奚葉等聽了素臣此番言語不覺眼中簌簌的垂下淚來

素臣因勸道你們不必過悲只要自己定了主意不至如那些強盜不分

好歹的專以殺人劫物當個正經罷了奚奇道小人們在此山崗却並沒

有別的念頭只收貪官酷吏贓銀一切過路的客商載有財物者抽三分

之一為眾弟兄衣食用度之資空的時節把這些刀槍棍棒并火箭習練

起來以望將來作用只是沒人提拔怎得跳出火坑與弟兄們另做出一

番大大的事業麼素臣道你們果有真心我將來倘有際遇用得着你們

之處即寫書來提拔你們此時在山要把心腸擺好逐漸的為善切不可

遇事回惑自誤性命

緊逼一句

奚葉齊聲道若得恩爺肯提拔只須寫一信來

小人們奉到即行斷無片刻遲滯

決絕語見真心

素臣道我的字你們也難識辨

此係密室之中這兩位是我骨肉親朋斷無洩漏我給你一個暗號把我

的姓加了素臣臣字併成一個查字寫在字內便了奚奇等俱各大喜因漏已四鼓收拾就寢奚奇等伏侍素臣睡下然後進去吩咐宰殺猪羊燻蒸雞鴨候素臣等黎明起身飽餐一頓又托出一大盤金珠來苦要素臣收受素臣道你既存取正之心我豈有嫌疑之見但我們盤費尙有斷斷不消奚奇等知是不肯受他不義之物只得罷了出了莊門車夫已駕車伺候看那車槓已經收拾完固不日京的騾亦經備好日京問道你們這些好漢怎騎那等驚馬一匹也不中用的葉豪道小人們騎的馬雖不是名駒也算得壯健的怎景爺說是驚馬日京指着那騾道若不是驚馬怎見了這樣的瘦騾慌得那樣沒命的跑法官應龍道景爺不要錯看了這騾呢昨日嘍囉那一箇近得他的直到小人親自去降纔降住了尙跳蹶

不伏哩那兒騾本性咬馬再遇着無用的有個不怕的麼景爺沒聽那吼

聲竟是怪獸絕不是驢騾聲氣嗎

補筆入妙總不肯下一直筆呆筆

素臣把那騾子一看

見有四尺高身材頭尾八尺多長昂起頭來有五六尺上下膀圓腰細耳峻蹄輕渾身青色沒有一根雜毛向日京道名士愛馬怎這匹騾子你還

嫌着他瘦可謂相騾於牝牡驪黃之外者矣你嫌他瘦可知他筋骨的利

害哩

再加一倍法方補得牢硬

日京道這騾力量還好只嫌他口軟素臣笑道你的力

氣再發起性來一味蠻勒只怕虎口也要護疼哩說罷上了車騾奚奇等送出兩重崗子都伏在地下說道小人們不敢遠送恐招耳目恩爺如有

機緣千萬付信來提援小人們說罷大哭

力表奚奇等

素臣在車上拭泪點頭

奚奇等望不見了車騾快快回去素臣上了大道囑咐車夫休要漏洩車



夫已得了重賞連連應諾不素臣忽地失聲你看奇麼傳神日京問故素

臣道你為何事進京我托你璇姐的事可曾訪着這兩句話都沒問不是

奇事麼日京除下巾幘把頭上連鑿幾個栗暴更舉道我忘死了我見劉

兄沒興想他緣故不出倒把正經事撩在腦後了大郎惹事羞悔日京說

起來素兄却不要怪我自己也休氣苦總是做兄弟的不是了一派疑影

氣偏出自莽性素臣急問道敢又做出什麼事來無文之文必日京快些

說與我聽大郎失驚道莫不我妹子有甚長短日京道這倒不是却仍作

只是我自不小心負了素兄之托素臣焦急道有話就說出來只顧疑影

影的惹得人心裏過不得日京道素兄托了我我第二日就起身你進京

我也沒送起二句雖係緣起已不那知到了杭州在湖邊上住了一個多

月一毫影響也訪不出來只得回家弄了盤費到七月初頭又去訪問因

湖邊沒有蹤蹟到各山去瞎撞了半個多月又沒蹤影後來又到城裏去

訪大郎道到城裏該訪出來了素臣發躁道不要打斷他了由急而焦而

郎一語輒便發躁也日京道城裏訪了半個多月也訪不着只得又回家來到了家

就生病直到九月盡纔得起來又走不動路到十月中旬仍到湖邊找了

十多日遇着一個道士會起六壬課去買了一課他說這課是太常天后

元武三神用事可是尋一女人帶着他手帕之類來的你說得明我指引

得明小弟就把緣由向他直說他又耍帕子看我不合在身邊取出來此

不給他看了一看他說往西北方去只在三四日內一定尋着那知回到

寓所帕子已被他掉換去了小弟沒了信物纔趕進京來的素臣擊足埋



冤道擊足二字新江湖上偷天換日的極多你怎這樣不小心拏帕子與他看

則甚日京道可知是小弟不是懊悔到如今了此囁嚅之故素臣道也不必懊

悔總是數該如此兔起鶻落無一直筆你起的這課天后為陰私之神又為恩澤不

是明指着璇姐麼太常為旗帛之類所以他說是手帕了至於元武却又

是陰幽盜竊之神正主失脫這數已註定失帕了懊悔何益你若不失去

這帕子便不須進京劉兄臂膊受傷我獨木難支便有可慮這又是因禍

得福了不特不必懊悔并當慶幸加倍寫法只是我與璇姐怎就有許多間隔這道人拐了

帕去必有風波不知璇姐現作何狀忽又轉正總是兔起鶻落之筆日京道我被他拐了

帕去在城裏城外找了二十餘天連影也不見一個只得回家已是十一

月盡邊急急的弄了盤費趕進京來不料在此相會你和劉大哥是怎麼

在一塊子的如今璇姐現在何處劉大哥你為何事搬家搬在那裏累我

尋出魂來再尋不着呢埋冤大郎妙素臣把大郎搬家及進京相遇之事述了

一遍二個人在路上都是悶悶不樂惟有日逐催趨路程攪了十餘天已

到揚州卸了車渡過江來素臣大郎僱船日京騎驛傍船而行到了無錫

北門只聽河內有人喊道那青驃之上不是景相公麼日景看時是水梁

公家人船內俱是家鄉親友忙跳下驛船已攏岸那家人便上岸牽着驃

子日京下船何如古心成之首公及梁公俱接出船來問何故即回日京

道半路上撞着了還進京去則甚素兄就在後面船裏三句連接始明因

把前事述了一遍大家都過船相見惟有梁公認得大郎其餘俱是初會

古心道二弟回來得湊巧我們正到江陰科考就同船去罷素臣道母親

武

知道時公死信叔父降謫恐有悲感如今身子可康健麼古心道母親樂

天知命以為定數如此不甚介意知道你得了幾個好友反是喜歡曲傳賢母

事如今身子甚是康健我一回寫書回家你可放心同去梁公等皆為慾

懇素臣一則制科一途本非所好好者必迂儒二則上科於場內夢一神人語

之曰相公學究天人識通造化熊猿龍虎俱效腹心臣僕興臺皆堪將帥

功名與國咸休德業同天並老預伏後文不嫌侵占以夢為靈物不可執着故也何必作此窮措

大生活耶自此愈把帖括厭棄專究心理學經濟之道因回答道功名一

事弟看得甚淺此地離家甚近那有不先回家之理到家後擔閣兩日就

要到杭州去接璇姐回來完却一未了之事若是命裏該中到七月內遺

才進場亦可古心也就不來相強大家問些京中之事單把日京苦苦留

住就分手開船第二日到了吳江素臣進門拜見水夫人真如久離母乳

之羊跪在地下捧足嗚咽悲喜非常當將別後之事細述一遍稟知大郎

在外水夫人吩咐文虛去安頓了素臣見過嫂姪妻房親友來看者酬應

了兩日大郎歸心如箭素臣不敢率請一句家法田氏正要代稟一句賢妻水夫人

己先開口一句慈母吩咐道你遠出乍歸本該看拜親知應酬幾日但劉大郎

在外未免心焦體貼人情日京失去手帕又恐別生事端熟察事變明日初三是黃

道吉日獨此擇日每訝其未能免俗但不敢性急張口亂道恐為作者所笑你可同去領回到家後擇日完

姻便了素臣踴躍遵命踴躍二字太重特表璇姐非調侃素臣也初三日一早僱船連夜趨行

初四日日西已到關口大郎道小人先上去明日清早來接相公罷素臣

應諾大郎上岸趕到連府門首就要進去穩極門上人阻住道往那裏去大



郎道我住在大衙裏張老實家說罷又走

總是穩極

却被那人一把扯住吆喝

道什麼張老實李老實前日府中失盜大衙裏租屋的人都攆出去了

不見這牆上的告示麼大郎猛喫一嚇擡頭看那告示因日已落山心裏

慌急看不甚清約摸是爲着失盜驅逐住屋之人以後並不出賃不許開

人進府的話頭不覺口定口呆又賠着小心問張老實搬往何處門上道

他們搬去是趕逐出門的知道他搬往何處若不快去就要檢起來了大

郎沒奈何只得走了開去向牆門外隣舍根問也沒一人知道忙趕出城

城門已鎖只得尋着一個飯店因無行李幸是本地人聲口費了許多唇

舌方纔畱宿一夜千思萬想何曾合眼五鼓起來在城門口守得不耐煩

纔出了城趕到關前日出不多一會素臣已在船頭呆上望大郎告訴一

徧素臣失驚道這必有事了失盜之事想來亦爲璇姐而起大郎道相公

如何見得素臣道禁城之內如何便有失事不是本家設謀就是姦徒劫

搶大約還是斬賊所爲

以理度之即不啻前知

我和你上岸尋了寓所訪尋幾日再

處因打發船錢尋了僻靜下處素臣在各寺院去閒關大郎自往各親戚

人家尋訪訪了三日全無踪影大郎道小人的親戚朋友近隣凡有一些

瓜葛的都訪遍了總沒一點下落難道鬼捱了去不成

璇姑亦曾被鬼捱但捱不去耳

臣道此事必由斬仁而起可會到斬家左近去訪尋大郎跌足道小人真

是昏了

故作波折

我那舊隣舍住在斬府間壁怎麼不去問他素臣道去是該

去但斬仁正要尋你須要着實小心大郎想轉來道

好波折

哦正是了我說

怎麼就昏到這般地位原是第一日就要去訪的也爲這箇緣故沒有敢

去如今也顧不得了說罷就走素臣在後暗尾而行出城半里便是靳宅

只見照牆甬道門樓闕闕獸頭吞環馬椿獅石各色全備門外豎着八根

朱杆門內豎着一塊金匾杆斗匾額俱是內府大臣四字名目新奇其烜赫之

象無異王侯素臣遠遠的繞着屋基走過西半邊見側邊又是一座牆門

一簇人圍在那裏看走高脚的女人牆門內許多和尚道士異言異服的

人左首一帶高樓樓窗上俱掛着湘竹簾兒好些婦女在內觀看轉到後

面見後門關閉靜悄悄並沒一人轉過東邊見有一座小門一個披髮了

髮立在門裏看着兩個小厮手裏拿有三五面銅鏡給那磨鏡的老兒磨

洗生得神如秋水面似芙蓉雙眉入鬢兩目含霜見素臣來目不轉睛的

細看讀者試將卷深恩的是何故慧素臣見他年小也仔細看他此又雨

人都出了神都至出只聽豁琅琅一片聲響喚了一嚇却是小厮把那磨

鏡的幾片驚闖葉兒亂拍問情素臣回過頭來見一個妖妖嬌嬌的少年

尼姑站在庵門首笑嘻嘻的看着他兩個彼此一個看一個不素臣老大

沒趣洋洋的走了開去回到寓所想着這女子竟是大貴之相莫非是靳

仁眷屬看來還是了鬢裝飾也屬不妙了鬢收房亦與眷與我並不相識

何故注目而視此兩層皆仔好生委決不下帷燈匣劍水月鏡不一會大

郎回來道信是有一個却不甚真那舊隣舍也不知道却撞着一個姓隨

的叫做隨意他妻子何氏就是相公救出來的回顧後來他到小人家來

謝補筆情見過一面他說去歲十一月初頭有兩個女人一個道者在江

口下船往江西豐城縣去逗伏那道者也會起六壬課那女人的年歲也

與小人妻妹相彷彿素臣道那隨意怎知道者會起六壬課大郎道那隨意因妻子做了什麼惡夢又與一般船上人講起就是那道者船上的駕長說停會我們船上客人下來替你起他一課便見分曉隨意問明那客人是個道士會諸般法術六壬課是極靈驗的素臣沉吟道璇姐和大嫂都是有主意的如何肯與道者同船莫非道士拿着手帕只說我在江西去哄騙他或有甚邪術落其套中如今也休管他真假我和你分路去尋訪你竟到乍浦海邊揀一個庵觀住下一來可以畱心斬家洋面上事二來璇姐或被盜賊擄入海中也未可定我回家稟知老母徑往豐城一來訪你妹子二來去看未公他帶病上船我原放心不下也是一舉兩得的事

兩人各往各有兩事相對成文

大郎道海面上事小人還略知一二

應前飄至一島

倘得尋着妹

子竟送到吳江便了素臣點點頭將盤纏取出五六錢其餘的都與大郎收拾行李自去素臣回家備細稟知水夫人甚是不快說道事如此且趁便往江西去尋一尋看但盤費無出未老伯父女俱該帶些禮物送他文虛自奚囊落水常是三好兩歉只可在家照看門戶你孤身一人走這許多路也不放心奈何素臣道孩兒出門若人多便有牽絆若是隻身要行要住都得自由未公父女所重情義輕巧之物略略帶些即可表意只是許多友好都去科考無外出遊心真遠館盤費一事倒是一件難事哩水夫人道景敬亭現在家中可去與他打算素臣道敬亭比孩兒更窮只恐去也無益水夫人笑道銀子是要與窮人打算的若求之錢虜不啻與羊謀皮了敬亭爲人樸實最重交情不是假道學一流人可比

假道學便與錢虜無二

你去與他打算或有用處即使没用亦不至於失言

補出此義方是格言

若去向親

戚中酒肉面孔人告貸不特萬無一濟抑亦不智甚矣

調侃富人不少

即你相與

諸人而論那一個不是輕財重義的却都是窮人惟匡無外頗有家財這

是富人中出類拔萃的豈可概之常人素臣道母親之言真是金玉孩兒

就去便了因急去看敬亭將到門首只見許多人擁擠觀看三四個如狼

似虎的差人手拏鐵鏈把敬亭一個老家人鎖着牽出門來不知何事却

喫一驚把自己要借盤纏的念頭早打入贅字第一號去了正是

未能風送滕王閣

早已雷轟薦福碑

總評

葉豪逃靳墳之事表明素臣初出茅廬第一功也遠隔十回使讀者

猜度萬遍智力俱竭始為點破作者之苦讀者乎善讀者乃愈得樂

耳彼水滸金瓶及諸稗官小說一出口而即解其意一停墨而即盡

其義讀者見樂不見苦善讀者則以為殊未得苦中之樂其樂無窮

也

踏勘靳墳一語亦如禪家謎語糊塗鶻突令人杳然不知其所指至

此乃一索貫之譬諸國手布局東下一子西下一子了不相涉卒之

兩兩相應奕奕有神以成勝局可謂化工

大郎因說大話惹禍出醜是為弩箭所誤特於大郎口中指明以為

恃技之戒至於低頭沒興終席不發一言則又示人悔過之法切勿

草草讀之

贊騾一段補完前回破綻然則前回亦故賣破綻耳真有破綻何謂才子之文

璇姑一事莫怪日京莽性生員切己莫如素臣何以亦至遺忘緣初遇日京只喜其從空而降急呼將伯此事自不暇記及日京不答奔盜而去恐其有失拔步向趕更不能記及他事至交戰義釋畱入山莊則素臣全副精神爲討心結識除奸撥亂之計故都不記有璇姑一事矣忽地失聲你看奇麼八字爲素臣寫生除下巾幘把頭亂鑿等句爲日京寫生作者特爲此蹴踏以起花樣繡出錦心耳然非實有可忘之理則花樣雖奇亦嫌脫母才子之文固必理法兼到

不特繡出錦心兼寫素臣全副精神爲討心結識除奸撥亂之計卽切己如璇姑亦且撇去天外也此又雙管齊下之法

莽性人偏作悶人語負友之託悔艾特甚非鄙士有囁嚅之態也不可不辨

素臣旣知靳仁作惡故尾至其家前後門周遭細看并疑慮了髮之貴相愈知前次之不加訪察爲誤信傳聞也此文字補救之法

或謂素臣前次至杭會未老關和光落湖遇怪救鸞吹殺陶賊探澹然生死領衆女出寺却報恩之色結完璧之緣教算教弩諸事蝟集亦何妨暫略靳仁日非也才子臨文如名將臨戰好以整好以暇每於極忙處點綴閒情以見力量如寫強婆潑麪俠士贈銀何等閒暇獨一喫緊之靳仁反因忙而暫置高閣乎此以見靳仁謀逆原有些

小智術買服民心瞞人耳目爲後文幾成大事之案而文章亦遂因此成順逆起落之勢緣情立法法轉生情故能入妙

水夫人道銀子是要與窮人打算的若求之錢虜不啻與羊謀皮雖屬調侃富人實爲篤論至補出不失言一層則更懸龜鑑打算銀子者可以知所擇矣



所入
圖時
書卷

